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聲援祖洪遂成孤懸朝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騏以祿少爲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予餉大率千兵可得六百尙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踞其上若騏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至若騏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卽以兵宵遁北兵已於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傾跌蹂踐死者已眾旣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騏上海舟得免樸等五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盛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慎而短才謝輔陞清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爲眾所附形以延儒圓敏其短才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肩培沈給諫迅迅爲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肩

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

崇禎辛未杞縣人

為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為不可李家宰日宣

萬曆

癸丑吉水人

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

邈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贓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入用舍未違眾也如江陵令史元調

崇禎辛未金壇人

亦門生

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鑽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媿媿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爲護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曰當視如子故延儒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

崇禎甲戌宜興人

與正儀

爲兒女姻復爲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逼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金令汝礪崇禎甲戌仁和人敷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羅山人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冢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採輿論尙恐不確今

片晷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五十一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輔陞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爲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爲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蓋科貢所處之地疲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裘敝長安皆以爲謝輔陞所票恨之及謁陞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爲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數語以爲誹  
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徽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  
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  
以金幣姑緩北兵崑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  
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  
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  
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  
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  
士傑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曰卽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敕極口詆斥言官未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入省茲選朱給諫徽博雅楊給諫枝

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塚倪給諫仁禎

崇禎丁丑  
蒲江人

方給

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狠皆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戇若論品方姜朱似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薊督之裁咸慮北兵以偏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慮精銳盡簡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

萬曆癸丑  
高密人

倘如其言後來

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閩將  
陳鵬爲操江一時勳臣以爲蔑祖制不願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  
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  
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會救得承疇敕建祠京  
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牆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  
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  
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爲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爲行金察臺省有欲言愰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蝟集上於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卽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疊疊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以某兵紙上厯厯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尙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爲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詬貽於己矧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爲出一缺而大力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筆墨無實事也卽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股剝恐內地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鏞將言之爲吳廷尉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關少參永傑

崇禎辛未  
鞏昌人

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  
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臺省有馬給諫嘉植倪  
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爲重  
正宸未恃爲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  
而庸陋廁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  
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爲予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  
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  
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旣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  
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  
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麻已丑無錫人所建噫中丞恥  
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  
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  
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間及周輔延儒內  
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麻丙辰商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  
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  
營資蓋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  
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攜  
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駢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  
常取相取相取父嘉湖道繼登萬麻甲辰萊陽人取京卿培昌取  
科日奔走公卿間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  
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煤之議  
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  
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



兩敵尙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遍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有此報僞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眞耶則陳新甲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決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  
不殺大司馬上曰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光給諫  
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  
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益前之必殺以索賄後  
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嘗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  
山東勦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  
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  
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  
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蕃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

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永馬巡撫成名崇禎辛未濮陽人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

得然皆脣吻韜畧也成名復從史姻家潘僉憲永圖天啟

乙丑金壇人以七千金自謫籍躡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

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

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為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

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

乃當日所號為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三垣筆記附識上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  
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  
墮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  
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尙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  
閣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  
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  
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  
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尙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爲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牲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牲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罔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爲題敘周輔廷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牲時爲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爲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牲而牲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爲南總憲牲堅執不從捷遂與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

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

萬厯癸丑續谿人

曾奏不可輕進

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微倖可生不飲惟坐

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

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

信王在宮忽片板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旣

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

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

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

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  
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  
文宗繼咸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  
言皆同南渡後繼咸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  
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爲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  
自烈與繼咸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  
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  
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  
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  
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  
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案萬厯戊戌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秦弟貴如欲危皇

太子見不逮胡士相萬厯丁未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

士晉萬厯乙未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

內宜與人李可灼鴻臚寺丞進藥徼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弑

逆也按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熄

諸臣必許以行鳩必坐以弑君惠世揚萬厯丁未必糾

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昌泰

宮人閹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

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

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便曉然知朝廷

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內監盜庫果否訊實擬罪如律一

切蜚書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爲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爲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焜

崇禎甲戌晉江人

奏曰

凡兵以取威爲勝令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  
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  
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  
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祫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  
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  
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  
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  
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  
太后於神霄殿萬厯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旣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上將枝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祥已枝卜後果有筭問下獄者

上枝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掇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

掌河南道張侍御瑄

崇禎戊辰介休人

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

萬麻甲辰  
益都人

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

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權數四如可壯素有  
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  
六人冠拏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  
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豕臣與科道商權臣從不  
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  
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爲例時皇太子與定興  
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

萬麻丁未  
義烏人

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貲

至京其子曰事聲色橐如掃乃僞作書與父言同鄉詞  
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置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廠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

天啟壬戌武康人

虞翰林國鎮金

侍御蘭

天啟乙丑會稽人

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

自明各賄五六千金於廠官得免爲國鎮通線索者則  
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  
首廠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  
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  
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姓爲殺氣下註再  
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  
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  
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袞天啟壬戌雲南人為瘴氣下註夜

郎王黃輔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為癩

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為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

諫士鏢為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為霸氣下註

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為疝氣下註靠壁鬼房給諫之麒

為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癰

姚都諫思孝為毒氣下註姚令言賀罔丞王盛為逆氣

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

諭德偉業為望氣下註嚙人馬馮司馬元颺為雜氣下

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為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沂為

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為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愨爲尸氣下註癡虎悵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  
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  
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許  
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  
爲宋少司空玫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  
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  
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延儒意所鍾玫遂  
得與及玫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  
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  
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  
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  
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  
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

天啟乙丑  
濮州人

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

疏救遂獲譴時吳輔姓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  
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  
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  
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  
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旣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復微笑旣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礮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於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  
採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  
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牲  
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  
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採旣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  
對先請寬宥採上曰姜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  
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  
者尙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  
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王恕爲吏部時每

景泰辛未  
鈞州人

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侍御燦崇禎辛未吳江人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

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崇禎丁丑北通州人言湯若望西洋人

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卽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傅司農淑訓

萬麻

甲辰孝 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

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  
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卽如詞臣黃道周言語  
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  
官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  
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復拗偏迂着候旨處分  
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  
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  
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遣  
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  
持不發乞面奏復請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閫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曾言其復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尙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姓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卽令擬救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救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

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

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皎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爲亦卽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卽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瑞有爲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訖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上怒鐫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爲支銷并不提起卽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尙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尙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爲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爲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眞錯矣翻局後乃予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爲不善者

上卽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  
維垣先其急欲爲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  
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  
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  
原其本心亦欲爲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  
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旣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日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夤夜叩門不曰某要路嗔汝卽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閑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  
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眞偽  
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採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日至故  
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蓋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  
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  
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尙有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溫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卽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天順癸未華容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卽聽調恐沿途不免騷騷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綏禍女婦卽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鄜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燾

晉宗別本皆作朱華

堞華堞係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

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

自縊死有一妾尙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燾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

桐城青衿初名姬肩崇禎中舉賢良

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識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子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罹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輿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山右秦撫軍所式

崇禎辛未三原人

未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

輿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牲同被逮牲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爲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

寶雞舉人

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

逆賄資緣入兵科爲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爲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資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

天啟乙丑鎮海人

能文先爲提學則專談兵

及爲巡撫反談文人以爲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  
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爲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既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  
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宵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  
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  
端天鑒炯然罪安所追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  
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  
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  
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  
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璟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邊餉又有抽餉鍊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爲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入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尙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聖聰

三垣筆記附識中

三垣筆記附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李  
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為君臣亂離之  
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  
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  
下尚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

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衛人

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

軍揚基

天啟乙丑潛山人

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歛戢不  
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  
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  
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  
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  
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  
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  
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卽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  
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  
面允卽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  
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  
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  
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旣  
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國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闖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  
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  
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  
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  
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  
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  
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卽  
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  
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  
罪纍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  
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茲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  
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  
既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  
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久之始釋熊司副  
開元姜給諫琛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  
崇禎戊辰  
嘉魚人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甲而爲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又爲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旣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爲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  
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  
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  
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  
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  
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麻已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

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爲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

侍御達

崇禎辛未  
長安人

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爲  
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  
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  
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爲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  
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  
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牲向  
予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  
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  
高郵人

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

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  
內以圖存卽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  
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  
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旣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  
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  
演以爲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  
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  
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俊

萬厯己未吳江人

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調而吳都諫

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  
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  
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  
今寇勢方張不使徙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  
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  
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  
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  
得旨去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張司馬國維

萬厯辛丑吳縣人

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

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辜榷貨財應軍實  
急需六垣皆往餽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  
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鱗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爲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卽寇陷昌平日也  
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李家宰遇知

萬厯庚戌洋縣人

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  
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尙有  
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  
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卽身死沙場亦  
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

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愉

天啟乙丑  
宜城人

范景文方岳貢

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

天啟乙丑  
曲沃人

請代上曰卿以西

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  
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  
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爲李輔建泰郊饒建泰固辭此國朝未  
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  
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  
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卽朕朕卽卿朕與卿無兩  
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  
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凌主政騮崇禎  
癸未  
人歙縣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馘賊及行  
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駟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  
 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損忽折竟敗  
 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卽以杯賜之  
 旣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  
 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  
 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  
 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  
 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爲安民今卿  
 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獎勸廉能選拔雄傑其  
 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  
 精之輩情眞罪當卽以尙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眞勦穢渠宥  
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眞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  
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  
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  
銘功有功內外交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  
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  
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  
萬兩王少司農鼂永天啟乙丑德州人亦以爲必可行且言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鼇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尙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  
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  
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  
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

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爲誰德璟不敢直斤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萬曆甲辰

南海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

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  
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  
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  
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  
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  
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  
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  
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爲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於北直山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遲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卽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旣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己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旣予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

崇禎  
辛未

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爲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爲之未有用王府

簡討者張簡討之奇

崇禎庚辰  
新城人

劉簡討世芳

崇禎庚辰  
膚施人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上以闖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

萬厯甲辰吉水人

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言上卽簡閱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遷爲邪說上不悅卽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願望輒手劍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益煤山古樹下袁如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

名獻策河南人

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

崇禎癸未

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

萬曆癸丑常熟人

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敵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散顧給諫茲是夕尙宿科初聞亦奔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爲必無一時聳贖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爲憂敕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殷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敕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削屢法地墾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逋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謀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卽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  
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  
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  
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  
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  
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  
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  
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  
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  
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斫首擄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擻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絨帽布  
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清曠矣

申罔丞佳肩

崇禎辛未

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

崇禎辛未時  
仙遊人

時

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慙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

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

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母勿戚富貴子易得

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肩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蓋臣不

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

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技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傭書

從佳肩凡十年佳肩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嘒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肩子煜掖太夫  
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已  
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  
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  
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  
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  
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  
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  
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  
死鬪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

子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  
 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  
 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  
 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  
 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  
 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  
 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  
 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  
 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薙髮  
 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  
 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  
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襄首懸之  
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  
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  
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  
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  
屬旣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  
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卽與爵祿世守富  
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  
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

崇禎戊辰  
武進人

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

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  
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  
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  
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  
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銜俱隨  
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銜之  
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  
胖子見而歎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  
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  
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  
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  
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  
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  
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  
眾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  
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邛人邊大綬曾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  
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  
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  
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  
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  
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  
爲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  
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  
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體微溫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卽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劒痕卽上所擊御臧獲陽笑語隱處卽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以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劔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劔耳幸良玉私置正紀廬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

崇禎庚辰吳江人

爲代巡及與馬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  
 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  
 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聞澍  
 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劫取其印一  
 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良玉所屠  
 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良玉復  
 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卽  
 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  
 蛟故覓印腰間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  
 搶攘中耶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  
 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爲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旣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爲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令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爲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爲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功則真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  
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  
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卽以此程殿最糜  
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  
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  
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祈  
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  
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  
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  
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歆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卽以  
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爲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棹於江蔽以帷席中置燈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眾矢蔽天如蝗飛眾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駕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

崇禎戊辰  
慶陽人

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  
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  
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  
爲孫振慚阻而退

阮戎政大鉞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  
曾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  
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眞也  
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  
趙忭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廣太子辜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爲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爲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洵洵欲撲殺之之龍伴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  
難予持乃弟揭以諡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  
殉國不諡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儀部矣言雖  
正而意實薄此卽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  
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灝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  
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  
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噉之龍靖  
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  
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  
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

萬厯乙未當安州人

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

修

萬厯庚戌商城人

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

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尙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鍼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  
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  
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  
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  
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  
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  
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  
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饑悔於僧具德處終  
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肉墜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  
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  
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旣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鍼蔡輔  
奕琛張冢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  
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己也至大鍼名下特註  
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  
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  
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  
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  
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  
宴驚起以二樓船艫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  
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  
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颺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  
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  
汝霖崇禎辛未  
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  
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鉞朱中  
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  
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  
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  
桐城人陳總兵洪範  
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  
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  
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縋城  
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崑山人出佯迎旋遁執  
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  
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  
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旣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  
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予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  
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  
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肩培嘗曰使  
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  
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  
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  
籍吳編修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翦之或竊見其書  
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  
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  
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斃之獄  
房侍御可壯曾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  
變後改節復為侍郎初天啟時傳給諫樾攻汪中書文  
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樾指其  
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為宗兄樾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  
謂之有廠兄科弟狼行狽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  
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曆癸未  
霽化人同朝於  
改代耶狼行狽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  
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  
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  
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寬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爲鬼物所憑作譖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爲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尙厚今降爲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閒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寬果死此李侍御模爲予言者

松江袁子矜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愬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蓋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戍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爲令

上每詣園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味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厯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搥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  
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  
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  
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  
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  
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  
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厯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  
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  
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  
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闈  
謂比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  
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  
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徽猷  
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  
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  
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予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斬衰三年疑卽孫出

予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卽伏死又云每日聞

香風過便知爲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

謬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子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真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三垣筆記三卷坵識三卷明李清暎碧著暎碧江蘇興  
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  
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尠  
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會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  
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  
三朝要典暎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  
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  
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  
逆案贈卹冤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晛曜召爽  
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  
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鴉

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厯之例謂今  
而後唐厯又爲明厯此宋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  
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  
呼丁卯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

1362359

I242.1

39

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密齋筆記

永樂大典本

提要

臣等謹案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傳行簡梅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



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藝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老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熒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醕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數歷中外乃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解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采伯

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  
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  
以書籍詒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  
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  
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采錄編綴  
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乾  
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贅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自家馳騫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耄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數歷中外游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填

索抽毫瀆墨迹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  
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  
身歸田擁卓騎負寶劍遊諸子間釃酒擊鮮以自娛  
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  
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川之  
觀曩時韋編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  
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盡山水之遊  
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  
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

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  
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  
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  
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錢梓郡齋輒爲題其後  
鼓院名奕楫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潛通  
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  
謹書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稱有聞見豈應以鵠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媿古作要之無牴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瀋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密齋筆記卷一

宋 謝 采伯 撰

易緯稽覽圖云伏羲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  
 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  
 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  
 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  
 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誤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  
 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畫八卦傳於後代餘既六萬餘年  
 略無文字可攷何耶抑有而不傳也班固曰唐虞以前

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又  
 乾鑿度乃蒼頡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素問等書皆  
 書也非有而不傳者與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  
 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晉  
 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  
 作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  
 十餘年生藝祖三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尙高  
 厚唐立法度國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

永永無極

漢興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  
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  
沛公意欲畱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靡之物皆秦所  
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縞素爲資二臣之諫周  
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  
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爲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  
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

也董公之言春秋討賊之義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是明  
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麤暴兇詐之徒借  
以集事思之皆明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亘萬古未嘗  
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曠王史臣安  
敢加毀緣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畱居賴二臣之諫回軍

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寘酒高  
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  
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狼狽外物易移內欲易  
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真聖主也

真宗嘗謂王旦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  
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

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  
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賣倉場庫  
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爲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

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子此會子兆端也紹興十二年戶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需然沮之而止紹興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極矣而大觀小鈔民以爲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初卽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綱幾平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



以爲法

聘后黃金二萬斤新莽用三萬餘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萬兩金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性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陽氣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

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嘉之龔養正所撰載之甚詳慶元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並侑又云歸胙慈極不知乾德時既未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

近年郊祀只用黃琮蒼璧卻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地

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  
直八年叙補軍校始於高瓊起居注進御始於梁周翰  
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且糊名攷校始於周起建議  
宣和時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爲皆  
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  
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  
邊庭生隙釁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  
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  
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

以准者各其及卽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  
古人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人至  
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  
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甄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  
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  
作司獨傳伎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磨院鍼線  
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擊鞠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

所新衣庫菜庫織悉畢備及前宰執侍從大第環拱蓋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賣於酒戶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貫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務場別有數台州在城及諸邑縣諸路橋港頭酒額每歲八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貫泊宅編云院之井滓穢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他非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於十分中減放二分六分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

詔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減五十文瀋  
化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權酷募民掌其事內四  
百七十處歲額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  
請景德元年罷江淮兩浙荆湖制置權酷

澶洲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覽遂潰曹利用與其飛龍使  
韓杞見行在議盟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邀  
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  
而已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  
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

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宮大辟也書  
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  
所以哀矜庶獄之不辜過絕之使無世在下也舜其仍  
用之乎仍用之則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嘗清問下民廢去此法矣至禹  
時德旣下衰方用此肉刑揚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  
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爲贖刑呂刑所謂

訓夏贖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黥太子傳之類是也至漢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於堯舜墨始於苗贖始於禹先皇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點囚輪對劄子乞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張方平亦有劄子羅乃繳帖在前上付來棘寺諸公議論將茶鹽犯法之人刪改太輕戶部沮而不行

金匱曰武王伐紂雪丈餘漢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畜凍死殺數萬級馬數



萬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  
蔡吐蕃諾邏兵入大斗會天大雪吐蕃輒凍趨西道以  
歸王君奩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乘冰縱兵盡俘以旋  
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雰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  
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收所俘唐戶五千嘉熙  
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捷旗報積屍如山豈非  
雪霜肅殺之氣助順討逆致然

張匯節要云二太子窩里孛之妻余禛公主乃遼主天  
祚之女黏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勸

其內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秦檜上幹離不黏罕書曰竊觀大金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爾大遼妃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覩郭藥師輩贊謀於外乃吾國厄會所致

余嘗觀靖康傳信錄以及孤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忍言後達勒達閉閉燕京金主珣遣人議和達勒達欲得公主一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一千人御馬三千匹綾羅繡衣服金銀珠寶三

千載珣皆從之又以色默罔蒸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珣復從之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此貪婪大果報也黏罕勦河東幹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爲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

冊以爲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俠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爲碩人何以爲考槃遂訓之曰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感動上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君臣之倫盡矣橫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  
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娶瞽女後倅密  
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  
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  
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  
司業趙彥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業徐苗許荆李鴻  
二孔兩趙陰慶卜式桑虞蔡邕以爲勸反覆千餘言兄  
弟之倫著矣二程之諸及門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

密齋筆訓  
時東坡之門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  
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  
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家記其略曰開寶乙亥歲間罪於李煜曰朕司億  
兆許卿不殺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繇是流矢蝟集其宮  
捨煜於纛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  
橫屍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  
載太子中允臣周徽術銜命察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  
寔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

輕試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錄載咎居潤董思誨黨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  
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  
言之國初人物洪毅沈鷲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便  
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

張子韶在經筵太上語以朕用人盡付之公道子韶奏  
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必須又斷之斯可也

太上又云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  
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  
破產盜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  
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于  
湖孝祥何侍郎異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  
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  
千緡卒後御史劾奏子載辭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



尉之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翱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終亦辭了帖麻不行韓忠武建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

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其夫田一書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檜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檜書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興小錄遺其書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喜居漣水軍欲聽喜添錢開酤海州沐陽縣周穰村酒務詔開封府召喜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勘罪施行又張乖厓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折變於官錢是一倍增擡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剗奪令但給與高價蓋不復爲後人

慮也

匪按主言夫三字疑有脫訛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啓曰搢紳守和親先出莫敬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夷攷贊普

兵敗獻馬黃金求婚景龍二年還其婚帝以雍王守禮  
女爲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乞盟上  
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  
渭永泰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  
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遂無謀主  
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蓋不止  
劫渾瑊平涼盟變起倉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  
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爲之固有是說  
亦其土不守信義所致尙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

爲邊患人主撫有四海以婉治之姿遠適異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爲無長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株連正人嘻其甚矣

王欽若欲爲相王文正公且累仰之云祖宗朝不會用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真廟之聽真廟以問文正文正云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更改祖宗法度而羣小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爲一談稔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

後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邪  
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  
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  
也

李迪挫丁謂姦邪之鋒於正熾之時王曾乘丁謂之失  
而能暴其彌天之罪進君子退小人此秉鈞衡者第一  
義王文正且遂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爲  
去就去王欽若丁謂况他相哉馮拯爲之營救惠姦莫

甚焉

延按惠字  
疑有訛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牒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老蘇云王安石乃盧杞王衍合爲一人天下將破其禍後安石參政御史中丞呂晦叔云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嘗奏言中書處分割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書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陳則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三事師中曰包

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服多白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陳了翁每謂天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必亂天下彈蔡京文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者安石聖君知其詐羣賢知其奸或過於已用或爭於已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荆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

爲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言曰此  
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卽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  
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竊起豈大儒所爲也

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  
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  
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  
定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體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  
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奸似王莽蔡京黨籍錮正人似東漢



中常侍秦檜興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相承  
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傷政害國言路榛棘  
外敵侵陵可爲痛哭

通州使君徐先生云當時闢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  
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封建  
荆公大底不曾行得卻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失了大  
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息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人呼爲  
邵局今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

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  
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議  
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  
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尙能戰乎此胡澹庵之論若然  
則景德慶厯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寇  
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我則爲禦侮在  
人則爲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凌思謀來議和豪長達  
賈主之上雖聽檜計與之和實疑其詐王倫奏北有悔

割地意繼誅達賚十年兀朮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檜  
言於上曰臣昨見金國達賚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  
下取疆旣而兀朮狀其叔達賚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  
弔伐之計金之初和也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益以  
和爲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  
召三大將旣至遂皆拜樞筦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  
復敗盟侵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  
開禧丙寅復自渝盟矣

中興小錄云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

密齋筆記  
恢復遠圖且植黨日眾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  
辨位旋奉祠其子衡守嚴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  
津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次山姻婭王昂及楊愿兄梓  
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  
記錄而彈王仲等事小錄又失於記錄爾

密齋筆記卷二

宋 謝 采伯 撰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鉤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淳風之言欲盡殺後宮淳風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髡爲尼聚之感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果斷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  
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  
天子心獨喜卽今之鳴童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幸竇  
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尙名節未  
嘗屈身阿附后族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  
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爲之倡故至於曹操之世尙不  
敢染指漢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

用巴蜀遣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  
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吳  
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荆益只是偏霸規模無復  
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成於小人固勢所必至

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恨也夫陳蕃年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誅曹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吾以爲亡漢唐者蕃與訓也蕃訓之謀不萌宦者雖用事于秦朝綱然變決不如是之亟禍決不如是之酷國決未至於遽亡則爲禍首者蕃與訓也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曰芟夷以漸區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謹於其始事必稽其所



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嘗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爲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編言：太宗虬鬚可挂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鬚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虬鬚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鬚客云：後十餘年數千異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夷報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

自立國內已定虬鬚有成功矣或曰衛公兵法半是虬  
鬚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鬚豈英氣所鍾適同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  
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哲  
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士以爲榮初不知楊  
帝武后爲何如主也

武后已爲后高宗令上官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  
爲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爲不知其非而不能決於  
必行所謂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  
妃子朕自處置遂馳入驛門內立旁小巷不忍歸聖情  
昏默久而不進韋見素男京兆府司錄鏐進曰臣欲吐  
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留意少聽臣聞螫手  
斷腕者非不痛嬰病餌藥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  
所欲而莫能不爲者蓋全乎大體也今宗社震駭朝野  
驚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謂螫手嬰病矣豈可懼解  
腕苦口之難乎臣觀眾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晷  
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

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寧邦國因就地叩頭流血被面上親以手策起之鏐初請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嘗遠遊時鏐以宰相子年纔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寶全盛時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陽也陽則明明則理無不通陽主舒主噓舒且噓則財有所施陽主生生則物無往而不愛男子者皆陽之象也女陰也陰則晦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慘主吸慘且吸則財有所斲陰主殺殺則物無往而能愛婦人者皆陰之象也前漢外戚傳迺在何奴傳後夫妃后儷乎至

尊合聯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爲平日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戕皇嗣外擅兵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匈奴雖謂之女戎可也置之於匈奴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不可也其叙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滅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不由於外也明皇失國由一楊妃亦三代之覆轍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餘史外戚未嘗在匈奴傳後此班史所以爲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藩鎮太后而誥令皇后曰  
致命教旨蓋始於此後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  
教命與繼岌竟殺之後卽笞劉叟於宮門者劉叟蓋其  
父也

莊宗爲郭門高所弑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  
可不成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擅殺郭崇韜  
也始劉后聽宦者纔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  
韜之婿讒者曰存義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

讒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  
門高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爲養子時  
馬直軍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被誅莊宗戲門高曰汝  
黨存義崇韜負我及教王溫反覆欲何爲乎門高恐退  
而激軍士爲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踏於絳霄殿下其  
禍起於劉后之擅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優伶傳  
名從謙

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  
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

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醫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尙能見夢邪

慕容廆引朱左車胡母翼孔纂爲賓友劉贊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東脩受業馬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廆嘗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皝第三子也聽言賞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千餘人又著典教十五篇以教胄子至子雋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雋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皝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寶皝之孫亦從儒學工



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尙書陽鏐等於東堂問併  
周事談讌賦詩文物藹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家法國  
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溫故知新講論道藝甚令畱臺諸  
鎮各置學官又臨終謂其子興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  
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興亦講論經籍不以兵  
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人校新經八百餘  
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粲曜石勒虎  
閔苻生赫連勃勃等其兇徒逆儔淫酷屠戮無復人理  
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  
之神怨憾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  
代攸尊請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謏駁  
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且子推  
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漠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  
序汝南先賢傳鄴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舉爲并州  
刺史作帛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  
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今之清明石勒問徐光事容齋  
不載

石虎獲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歲立爲  
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遵弒世火災月餘後爲慕容  
恪所擒趙亡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  
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果符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  
宮之謠壽春之敗冲叛自立爲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  
石虎擒曜苻堅滅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  
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

楚鄧衷給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割其鼻魏王與龍陽君

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侯國子弟昏懦愚闇容易爲婦人所給

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韜爲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休至田氏之篡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隴畝便會使錢知秦將賈人之子卽啖以

利陳平布陣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疏楚君  
臣干戈中也只揮金

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自垓下戰勝還定陶又  
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爲衛將軍  
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綽有  
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運  
籌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侯等合謀并智方拒得曹  
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爲奇政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

正要是矣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  
若吳蜀勢盛之後卻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侯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  
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

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  
申韓中來

哥哥翰始亦善用兵後困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慟哭  
而出潼關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讐  
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奮桓茂才高第有節槩矜

岷岷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尙儒術致然李郭之後文風  
盛而賢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  
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婚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  
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疏策爲許貢客  
箭傷頰創甚年二十六卒瑜爲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  
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疾者賜  
千金病中瘳爲下赦令後更增焉權自臨視命道士於

星辰之下爲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立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十五年議論書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本傳亦無甚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立齡然持衆美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爲宰相之職

魏徵爲諫議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爲諫議大夫止諫納廬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



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消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真將，兵權下移於岐汴而國亡矣。

廉吏傳：繆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奐七十八，是儀三國人八十一，孫謙

南 九十二蕭倣唐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尚隱七十五薛  
史 卬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無  
考

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尚書轅固治詩武  
帝以賢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爲司空昔年九  
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丘伯樓望丞  
平爲侍中昔年八十李尤順帝時遷安樂相年八十三  
晉宋纖弟子受業三千人鮑靚明河圖洛書年百餘歲  
文立譙周秦始初昔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

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  
年八十一顏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  
景茂好學開皇初爲道淄兩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  
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張嗣宗以經  
授秦王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  
擅史學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七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  
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玘九十六吳呂岱  
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

致

武后興大獄嚴善思爲詳審使平活人百餘家原千餘  
姓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爲鳳翔  
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正和附蕭銑爲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寇賊與  
兄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  
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  
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

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報  
雄傑大畧也或持論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錫彧以太祖  
本興義兵正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  
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英雄表表人望所歸彧  
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  
服真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爲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死於呂布苻生死於堅安祿山死於李豬兒史思  
明死於朝義魚朝恩死於周皓朱全忠死於友珪非人

誅之乃天誅也

殷諫于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爲庶人後溫將以爲尙書令浩荅溫書慮有謬誤閉閣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鄴所爲不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死於獄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冤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邯鄲天烏地黑劫嘯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曉

密齋筆記卷二

密齋筆記卷二

十四





密齋筆記卷三

宋 謝 采伯 撰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

民事周公陳六事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  
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  
不憚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壯者觀其潔廉務  
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  
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  
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  
觀其真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口口觀其任廉設  
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  
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

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  
之以觀其不狎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  
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  
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  
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爲詳密蒙  
莊澹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誦斯言乃知蒙莊一書不皆

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  
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  
則并與仁義而竊之鄧析子曰原道語皆本此

諸孫當聯在字爲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  
德在銘在甄在治甚佳閱王佩解篇在字甚多儘可命  
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爲  
在因時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

豫慎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  
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  
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  
存亡在所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鵬冠子與賈誼鵬賦  
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鵬冠子用鵬賦未知孰  
是韓退之卻取其文

郊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除鵠得法於師宜官皆號  
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

書遂爲後世不刊之濶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  
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  
我韻之興嗣編次之一夕而成鬚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宣溫乃四室名宣義當作暄煖之暄故  
集韻中以宣字見二十元字韻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  
炳如說宣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至傳方發  
明其意以爲會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

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閒情賦末章云坦萬  
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  
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予豈  
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爲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爲  
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  
叶韵雲嘗讀史記誦之如流中興頌亦三句一韵同

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  
句皆無對如鍾玉養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

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  
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摹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  
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  
緣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  
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  
是推之

蘇頌濱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  
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  
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是無以考



證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書源流本於此又曰  
初學記言前代人物醜疵自不逃正論但本朝儒先文  
獻相接未易以愛惜口舌輕議呵祖罵佛豈名教事要  
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  
自保矜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  
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  
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  
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詩得江山助釋學亦  
詣理超絕本朝蘇黃出入釋老唐人諸集蓋鮮兼之燕  
公躬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

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  
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  
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巫  
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  
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

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盤狼藉，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舉網得魚，出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是藻繪處，荅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尙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荅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

文法傳於雲橋州

果齋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鄒昂岐郇涇寧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  
萬匹至十九年四十四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作隴  
右監碑畧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鄒昂止述馬名燕  
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監石刻並觀優劣可見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  
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  
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

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遽聞然而冥不知其處若  
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  
之內兩鉅字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  
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卽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  
把捉不得爲不可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  
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

歸田錄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瞻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劉歆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說早上巖武尤爲偉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

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  
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容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  
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  
形常理用此意

節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爲文  
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  
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敘王叔文事云某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  
累不以爲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  
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風大  
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  
者涵泳攬其英華沈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  
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己牛僧孺鎮維揚  
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篋邏卒報狀示之  
感泣大慙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



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  
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荅牧之茫  
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  
爲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  
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  
快意處便是得藥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壯讀  
檄愈頭風誦詩已疴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爲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

有至於斯何世之知公淺也至語錄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解其意者

李賀云大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朱文公以爲褻瀆天帝乃是過用長吉語

李方叔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吳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尙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尊有戒淫殺之意偶與寮友言之荅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畧轉一官李龜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  
資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  
平未見書黃帕奏篇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  
是聞天語鸞鶴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雙親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翎開府  
裏紛紛賀客來尙書左丞生是日溫詔欲輓陽春回下  
堂拜賜上堂去堂上雙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  
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敷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目爲三面胡琴又

州妓有姓周邵者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  
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  
云仙舟游漾雪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開望喜傳新政  
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  
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

陳公輔詩白髮鬢髻未得閒有時覽鏡笑衰顏逢人載  
酒寧辨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慚書  
殿尙通班豁除簿領塵埃了卻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  
萬疊湖山煙水濱朱門畫戟間松筠登臨不踏紅塵路

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靜欲驂風外駕  
夜寒疑是月中身  
我慙白首方懷綬猶得蓬萊作主人  
又蓬萊閣歸醉蓬萊閣上醉歸時  
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來畱翠佩  
旁人笑爲整花枝腰間半鞶黃金印  
頭上斜欹白接離拍手向他賓從道  
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譜范石湖略胡少淪詳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  
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  
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  
去少淪作御製誤

張郁照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  
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芍藥  
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師古  
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  
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小范老  
子胸中有十萬兵機

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廈千萬間願大庇于寒

士倘容尸祿免令自楚而之勝庶便奉親何異以抑而

易播

乞改辟

楊困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子  
謝解啓云類嬰圃之觀人夫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  
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檜子及第當時暗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  
章賀啓有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何罪諸大夫之曰殺蓋亦無心時  
斬陳東上時宰啟

江朝宗與李宰啓月朔苑外之村犬厖不吠風煖桑間  
之瑞雉乳自馴

周洪道作守謝監司啓居閒從仕一生長恨於苦心多  
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并案東坡詩云多病更非才二事  
可并案

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啓志在逃秦入境遂  
稱天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雎范蠡是  
當家本事

孝宗卽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宣鄭問與周必大草



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興慶推尊邁唐宗之再  
請太上冊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姒之事太任長秋  
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夙而仲達走自  
古皆有歎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尙孤忠之可亮  
高城纜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寒食止數日間少佳爲佳  
耳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請問其略會計而已牛羊  
萬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啓荅泉守魯柝聞邾雖限封疆之遠楚

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恭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尹格皇天  
伊陟格上帝掩異姓之殊勲織文烏章白旆央央山甫  
之北伐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周於之東歸

陳阜卿爲教官荅職事啓青衫試吏患在好爲人誦絳  
帳橫經未必賢於弟子 賀陳殿院啓坐崇薄俗共仰  
伯夷之風立辨寃民屢浹真卿之雨

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  
九原可作豈畏匈奴哉又行南班詞慕藹之在河澗能

芘其本根杖杜之生道周蓋傷於寡特蓋王室之強大  
必公旌之盛蕃又進太上皇厯日表云雖宸心之運問  
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繫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謫他州未幾秦从再知  
四川誥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常虛己失馬得馬若  
反掌卿勿容心趙莊叔行

江朝宗土畱守湯相關中復畱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  
江右自有管夷吾國事不足憂矣 吾寧身蹈東海獨  
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醒鹿

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簿尉中繫馬庭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  
又作紹興蔣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禊西園傾  
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誓圖  
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圖  
并實錄轉官武之穆文之昭爛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  
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尙能識路若野鳥  
之視眩難使聞韶闔門褻博袖珠玉以見投隱凡侏僂  
褚衣裳而倒著

四六本只是便宣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歐蘇  
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四六  
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樟溪老人李龜年乃其  
姪堦上已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豈無麗人一詠一觴  
蘭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良辰美  
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窺老夫耄矣無能爲  
是謂雖鄰而不覲廉宣仲嘲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壁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街博學而

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  
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  
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  
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  
不爲幸哉

慶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傳舍人伯壽草  
麻首聯云天乙之興中龔實爲左相中龔乃仲虺也閣  
門舍人讀麻既讀破句又不識龔字當日察院入文字  
罷讀麻舍人得旨今後宣麻人與學士同鉞宿點句與

之以便宜讀

呂惠卿遭責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冥心於造化東坡謂  
福建子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譏二蘇見東坡論列  
子由行詞

遂寧餠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爲傘子山異僧所授其法  
醃蔗成漿貯以甕缶列閒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其  
畧曰逮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余其亦霜獵珊瑚于海底  
綴珠琲于枯篁吸三危之秋氣陋萬藥之蜂房碎玲瓏  
于齒牙酌亢爽于壺觴米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

不知始於何時

李秦發題曠縣黃山庵云十載清遊得重尋  
風門小立契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  
下瞰不知巖壑深  
滄露黃花平瀨地著霜紅葉巧依林  
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屨數共臨  
先皇考題云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畱題有謠  
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  
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卽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曾游

余主講暨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葉  
下翦梧桐綠子青枝埽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



得問雌雄物隨塵境工榮悴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  
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奕載不知何人時極  
著晝夜鼓風豪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  
雌雄而不記第三聯因陶舊篋得之錄以備忘

密齋筆記卷三



密齋筆記卷四

宋 謝 采伯 撰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衛士專傳雞鳴應劭  
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土人謂之山歌

家語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并米糕  
雪桃子乃知以黍雪桃之義蓋桃經水卽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爲八極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  
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至下亦如之昔黃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又云朝  
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  
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豈果  
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立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曹操納  
袁熙妻爲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  
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

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爲無據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出也不得其外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卽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晏子能折衝尊俎卽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  
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  
之言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卻毅爲詩書之帥豈暗殺  
者耶文中子曰折衝尊俎不必臨邊亦孔子意也

簡世子蒯瞶篡輒而立子路夙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  
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醢其  
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  
昊時節那時瀆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職曰凡置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爲頭味此論語所以疏食與菜羹瓜並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韻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曰景必據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賊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靖越門一帶拽拔三處

屋支牯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謚夷侯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端明應辰請聞人倅阜民食牛百葉聞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析卽牛百葉

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駝神在洛陽劉枕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



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蔡挺又獲朝那湫底所刻方寸  
跋已詳卽惠王二十六年後并天下二世而亡佛經云  
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還著於本人東坡云呪咀諸  
毒藥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覡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  
無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  
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卽徧謂之攝水水皆如  
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禱香幣不應則投夙穉及婦人敝  
履之類以棖觸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

之掘至石樓之檐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火災三日詔百官赴弔古禮亦自有  
人行者

孔元用云葛王深原王景卽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  
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葢極爲壯麗自據中原後  
一人世襲止文林郎今加爲中憲大夫六歲卽差官教  
導

淵明家貧餅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  
四海皆兄弟之義况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范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撕吵  
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蕪爾坐客大笑

李杜齊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  
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  
小杜律唐杜審權與粽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  
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輩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楊大年之與劉筠齊名固未至於遼  
絕而溫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

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溫寇曰丁孫殆是  
取其一時文名耳

端拱二年會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晡  
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譽上覽二人文相埒  
敏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名雖  
甲乙而實與等夷會以親老願補郡遷殿中丞知宣州  
進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儷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參  
政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

文學如東坡而潘中行爲臺官論列謂不學無術嘗販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尙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等曰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爲知舉而遺之其罰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學襄薦賢一疏三十三人自涑水至鄭俠皆知名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薛昌朝吳賁吳恕

侯考太熙等只牘見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喪父後年十三不學一日與羣  
兒蹴鞠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  
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若此今欲讀  
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  
科後仕至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總之戚服稱其容本  
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總之戚輒茹素一月  
皆可以風厲薄俗

崔元暉嬖妾其子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

程尙書瑀解論語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作序有云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按行作漕爲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譁謂是譏諷魏隨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詩其畧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蝨生裳衣魚枯生蟲肉腐蠹理有當然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

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一蝗百兒月再孕漸恐  
高厚塞九垓舛時年纔二十三早慧而天逢原見器於  
荆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嘗師康節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剗雪地行  
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解所衣錦裘  
賈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娶及陶  
尹洛愚者而喪明自衛州往講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  
對之邈然但遺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舛余謂愚  
有救入之心不當萌責報之心陶嘗劾韓魏公不押常



朝班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  
逃清議姜愚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  
娶亦姜爲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霸攝錄事有盜蘆菰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  
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盜稱寃移獄公直其  
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尉掾皆暴卒後三十  
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  
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軾幼聞此言已而外  
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

時爲監司者三人

案以上東坡語也

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

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仕至顯謨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爲監司未知其爲宣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閩州新井人嘗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義率稱是蜀人生時一浴外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間日人以爲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爲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  
家胸山一族更奢華牽牛廝兒著錦襖率車婢子帶金  
花有名之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公領兵收復海  
州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輸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  
六事皆恢復大計孝宗寤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  
而歿葬蔡嶺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爲宰時以詞投稼軒蒙賞音卽同出訪梅夜歸  
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尙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奉  
之甚謹許曰貴人入宅稼軒曰決無好事諺云破家縣

令減門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幾果及禍

蘇紳嘗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出知隨州孔道  
輔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  
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裴  
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譖之

廬江太守梁龠明日常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  
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仗居  
廬龠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龠官削  
侯爵顛等知龠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

遼催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高科入翰林  
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燾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  
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荅以翰林想未忘情  
本朝耶

建業謂之鄴相州亦謂之鄴下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  
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壽謂之  
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

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  
陽宮崔咸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淚下

沈公雅度帥閩蜀人師先生古上譙樓視三山繞州治  
而下盤薄於前沈顧而歎曰壯哉帥曰有富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臘後元夕前亦薄寒月餘將近驚蟄便是單  
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葵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  
餘里寒煥便爾不同

淮襄別無險阨是真渙散易滅之地

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

有花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汚渠中夫  
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  
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  
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卽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  
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

張定叟尙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  
之皆諸璫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  
用或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  
殿宇宣和間方蓋了殿宇遂爲黏罕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卽其廬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璀閩人也寧宗時諸道歲進闖兒號私白闖嶺  
最多

朱茶馬險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塗金上而皆  
有分寸次日製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  
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  
以爲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點左藏庫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并



關侯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真者即有一偽者久之知有偽而不復知有真

矣高麗席側可卷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麗席

真水晶瑩澈可愛上饒便造假水晶色青

案此段大典本要為二則

正今改

嶺外代荅云崑崙骨期國海島有鵬飛蔽日遇駱駝吞

之鵬翅管可截為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丈

徑高二丈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桶重五斤

桃重五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萬苴菜一莖重十餘斤沙

華公國蓮十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便  
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諧志怪之  
說爾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褻襲褻謂褻開襲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素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  
乃从自是刑人必以木圓窠口今用木桃始於此

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古畫皆以朱色別畫之久近可  
以此辨

梅類腦香清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杏花類篤耨香

溫荷花類蠻沈香烈素馨類麝香媚諸花香天韵俱勝  
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  
者豈亦各從其類邪

予董四明舶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  
參字用艸頭韵略無此字有藪字云藥草亦通作參玉  
篇藪下有艸頭參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  
參字

裝潢匠裝乃裝背潢則今所謂纒紙者唐人進奏文字  
多用潢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諺有云

裴潢子亦不爲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如母哺之數一名  
哺烏公

密齋筆記卷四

密齋筆記卷五

宋 謝 采伯 撰

水火大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  
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摯斂謹畏  
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疏快必發達  
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卽  
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  
其中如正丁二甲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爲德一

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爲德甲戌庚牛羊甲戌庚皆  
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  
舉其畧餘可類推卽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  
之火遇亥酉卽爲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  
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察推命一第便不  
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卽爲貴命過猶不及災福  
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竊觀未及讀  
爲火所焚今世所傳者決是贗本陰陽元經乃趙載撰

不特弔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非也龜策傳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又在漢初其來久矣景純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戮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見如著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說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一言子午針者誣丙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樞機禍福之繩墨既無定論何以取準余

編十餘家之說引援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游歷  
格古州縣鎮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針正  
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  
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  
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道藏至雜多房中方術余嘗燃香閱之乃雀卵壯陽等  
方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三百餘卷卻無此等方術棲  
霞宮道藏靈感香火翁習桑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雲



笈七籤一部余峇云七籤卻自會靈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伏地  
就縛以盆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針入柱氣吹釘躍出療  
疾以束流水爲酌桑皮爲脯但行禁呪所療皆除師事  
徐登人爲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蝮不  
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知後千餘載台民  
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靈響如一日

師友談記云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媼以  
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禧俾占之媼曰當兵死徐怒媼

以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  
眾解得免後禧將數萬人守永樂夏兵圍之數重軍大  
渴開城飲濠城破被害正符媪說

唐太宗幾爲竇建德游兵所擒又幾爲單雄信槍所及  
僅以身免百戰百矢石間可謂危事不殞後餌那羅爾  
娑婆寐藥乃殞名醫不知所爲杜伏威與陳稜戰稜單  
射中其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  
擊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  
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抱真名將亦以服餌誤殞乃知

藥誤殺又甚於鋒鏑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  
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  
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  
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因註曰陰陽交會之要者  
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奉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目  
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行年  
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證也亟取人參和柴胡

煎熱俟呼醫者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柴胡余出煎熱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尚多澀食已則困不喜啖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啖之覺意快再啖一顆醒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啖梨百五十餘顆熱證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載張杲醫說十便方煮梨湯皆云去熱不可以爲果子藥忽之

諸香藥香達氣藿香達表乳麝木香走經絡沈香趨下皆香氣芳烈使諸藥快營衛一切滯氣

或曰蜂腊無美味人以爲珍果子曰飲食固取美味然

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悅白  
功用甚多或云蜂蠶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風良劑  
何獨之蜂疑之

宣和間築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葵狀獻厚陵

高疏察四世祖閔初爲太學直學蜀人雷姓者嘗受易  
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與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  
問曰尊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鍛銀鼎當以白  
金百笏爲謝鋪家駭不敢受強委之旣畢鋪家曰鼎已  
相贈敢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嘗至一

小藥鋪家往還甚熟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  
曰尊官畫一新者見贈便取舊底去雷贈以金將舊畫  
去畫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  
用此不盡隆冬張其畫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

圖神筆也

案此條大典型  
作二條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範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  
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致媿始  
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  
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

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書馬  
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  
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於易  
海石而不靳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  
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捐韓  
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畫史記馬佳本不定爲  
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卽命爲曹韓筆宜其  
不甚愛重也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看說底話已爲佛教設如明

明德足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果齋先生云

楞嚴經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郗皇后妒忌性酷及終后化爲蟒帝爲讎罪今之梁皇讎是也

符丕時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



期以爲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爲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頭

韓建治華州患僧雜犯者衆欲貸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爲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爲所憚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以爲適中理

撫州一福宇守亟命掀拆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  
昭明祠累錢爲旛守給語邦人欲集蟠錢爲神請封典  
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旛錢近及五萬丞忽顛仆  
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目擊隱其名氏

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  
古嘗有見其暎寶靈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  
爲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擬  
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  
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政和間挾琴登中貴之門遂  
爲御前使臣蘇叔黨以詩止之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  
琴聰

淨慈寺畫壁女像眼多遭剔去或曰撲錢者以塗錢面  
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糴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  
蟲客若然則護伽藍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  
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宮司亦合有  
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舜象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

公詩云送行天莫測難作瀆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  
游蕩不巳妻投毒羹中幾从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爲  
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畱心釋氏嘗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一  
夕公夢傑曰我已得生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異之未  
幾聞傑訃攷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  
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  
人其俗氈裘爲衣乳酪爲漿乳非禁食故魯督釋迦文

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灌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厓遇設廚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賣納錢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嘗著有薦羊疏文云諸處餽羊旣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

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羣羊超生人天者先輩重物命  
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采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杵空中呼爲

碧落侍郎尉剡時夢樗浦廟神延見七層塔土金書牌

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

采伯皇考原本誤

作王考考采伯乃  
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踊年時竹篋捕  
鰕率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隻二十餘故米斛二十千  
今歲四十餘春初一解必四十千亦龜卜鳥卜羊卜之

類吾俗有蛤肥麥熟鰕荒之說

商子璽令言草必墾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勸農  
戒酣嬉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畢農則草必墾矣余  
僕早晚聲諾時各令攜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墾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顧  
蕩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獨步平沙金星粲屑前由  
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畧成誦尚擘嘴口  
吻間迨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窗云歸來鄰里悉不記  
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舶除新安劔浦盜發

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浸江岸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己亥冬奕修迎侍寓吳興郡治夢自舊居見  
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烜赫哈噴浮屠兩尖燎然在目  
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  
寺丞靈觀因略望於共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  
毫髮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筆記卷五



密齋續筆記

宋 謝 采伯 撰

高祖不修文學而創大業蓋承秦之傲寬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賢宗室受尙書於廬江許子成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內文明篤行瀆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經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詔荅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

習尚書後與鄧禹並戢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  
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遵少好經書取士皆爲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耽純學於  
長安朱祐尚儒學景丹小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  
皆儒將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  
遠治體醜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羣賢傳中  
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譔甚多曹憲文  
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穎達五

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衰  
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  
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  
輩出華盛實衰矣

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  
賴之武君開我宋文明之治癡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  
老篤行有古人風值武君無禮無義互相吞啖篡奪日  
尋使不得从臣節爲恨

王祥畏邪人呂虔傲爲徐州別駕破賊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  
亞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  
曰汝後必興司徒導卽其孫也悅恬洽劭蒼珣珉謚舒  
晏之崑之植之允之晞之肇之屢彬彪之頤之胡之茂  
之敬弘藉之彭之越之臨之稜羲之凝之徽之楨之操  
之獻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  
悌爲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  
多也

龍山之宴孟嘉恥爲征西客故假落帽以蓋其慙淵明

出宅邊菊叢中值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歸陶乃孟  
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  
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清簡儉素  
代其平章事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撤第舍  
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已巳薨司馬光  
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開言路分別  
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青苗鹽鐵  
茶法復常平糶糴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

丙辰薨二公大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借之君子有福  
小人無福此治世也君子無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飲藥而卒通  
鑑以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溫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爲  
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祜於高光楚漢  
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某  
曰或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款無可逃者百  
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爲非彧口所言吾意其臨薨所  
焚毀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

不可以示海內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  
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遜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  
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  
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帳外夜追前軍回竟  
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  
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中原一大形  
勝之地范致虛以三十萬勤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  
恨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爲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爲不幸也魏徵始爲道士爲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爲李密典書又爲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爲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爲諫議大夫李大亮爲龐玉兵曹又爲李密所捨岑文本爲蕭銑客溫彥博初爲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爲正和客後皆爲唐名臣

溫彥博傳彥博爲

羅藝行軍司馬

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注云多飲數洩曰熱中多食數洩曰



消中多喜曰瘕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高粱米也石藥  
英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  
內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  
是黃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爲膏粱  
不知所出余村居齧菜根決無此二證

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啖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  
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褻天

罌粟紅白二種痔下者隨色用之卽愈辛稼軒患此已  
殆甚一異僧以陳罌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感通

九十餘粒即愈

密齋續筆記

原跋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鉉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楹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楹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嫠女矣蓋大卿兄守嫠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事措頤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

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  
寶祐丙辰孟秋中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楸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蠲  
捨冕從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  
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  
三卽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  
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劒戟犀利森列使人  
毛髮竦豎非胷次千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

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  
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  
鈔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  
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  
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人爲之語曰遺子黃  
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  
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  
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  
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列女傳卷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編

江西巡撫撫採進本

提要

臣等謹案雞肋編三卷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躡襄陽尉又原州

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健食糟蟹一條稱官  
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官則  
莫可攷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  
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  
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十三條  
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  
春月觀陳孝先跋云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  
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尙法筮法新儀行  
於世聞其他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



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  
如右然婦之如塵尙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  
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  
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  
頗有淵源亦多識軾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  
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類  
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  
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  
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

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雞肋編卷上

宋 莊 季裕 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  
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  
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  
瞞之續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  
之腊邪然方其擲蘆蕪梟莩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  
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  
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

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它  
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  
乃隱疾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  
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  
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  
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  
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

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畱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  
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邊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  
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  
水非衣非金刀千里艸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  
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  
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  
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

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常爲令

云有商人姓任名餽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餽  
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  
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鈴又云搬地去土添水成池  
皆無有能酬者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  
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  
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  
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  
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餽字謎云將軍身是五  
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

蒼生

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  
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  
有李閔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  
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  
韶王子韶又有江鬲人亦戲云江鬲隔江問巫馬期騎  
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  
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

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尙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問僚怪之間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尙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旣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輓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



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弄弄聲聚愛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爲韵種蒿  
昔云信宿罷瀟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票姚  
作平聲八僊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  
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  
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  
苟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

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土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立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溷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擬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治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

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謂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況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正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正墳韓公并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爲主下三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  
少時過荆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  
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為磬未  
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麻代所稱兼於文行故

也余嘗以一絕記其間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名標杜喬

八俊接英聲李膺文章萬古猶光燄李白疑是天私李杜甫

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資厯文章亦等夷蘇味道  
李陵  
李儕

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頌從來蘇李擅當時李又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取爲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篋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由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間有用蠟裹咫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東版旣便報荅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而用版浸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如以緘繩有盛以篋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必禮幾無用篋楮

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摹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卮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

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  
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  
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  
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  
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  
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  
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  
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

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寒李義山河陽詩亦云梓釋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物白彥惇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著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



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燾子演云雲子電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電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莆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第四經旌表今門闕猶存介甫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參而史不書余

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

纖手握來玉色勻碧油煎出燠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  
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  
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  
爲其模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  
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  
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  
每傳觀公櫝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  
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冲繩家多聲妓嘗

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餼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如親王納夫人亦用拜先靈合巹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凶奴戰謂始勝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

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  
不經不可以概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  
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  
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  
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旣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  
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  
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于父傍  
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  
大盞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

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旅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篋至頓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葍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贖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恣兗州

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讐害者於樹幹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棊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

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艸載蘭艸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艸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雖傍葉似蘭艸赤節四葉相值岐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艸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



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  
僧允濟謂蘭根卽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菖又名薇艸  
本艸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  
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采食豈  
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嫺芽如小兒  
拳人以爲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煨金石葉大則  
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  
有偃衣艸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

泥中以砌階甃澀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  
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餠俗名烏糯亦名蕨  
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  
爲糧者幾徧山谷而本艸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  
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  
外向檐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  
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曠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  
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鑿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娘得故諺云  
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  
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  
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  
謂泉乃橫流故爾蓋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  
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臉背地廝說言  
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  
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

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助慧文巧而患在輕淺盱眙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蝨癩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

又在劔川見僧舍凡故衣皆蕘於釜中雖禪袴亦然蝨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葉焙中火燻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荅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

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菲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問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  
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  
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  
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  
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  
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  
肉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  
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者殺之是救  
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旣衆乘

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旣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疾  
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  
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  
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  
州臥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  
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  
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  
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

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  
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衛者教以擊其首  
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  
柴頭漣水地福多菰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  
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  
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  
諱師姑呼爲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  
與猴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  
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

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麩脂染成花艸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詩未知耳

唐方技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徽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厯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

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  
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  
月十九日丑時朱勛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  
時王宗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  
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  
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  
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  
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

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  
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  
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  
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  
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  
類無寒暑必繫絲囊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家方  
留髮冬月以括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  
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  
方如此

唐李道廣字太正相武后元紘字天綱相立宗皆陵之  
後韓愈亦類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  
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  
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前漢書注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音辯云  
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立齡曰順  
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何足卹太宗兒女三十

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  
因以癰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  
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  
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  
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  
剛氣之語矣

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  
立宗在殿廷翫一嘉樹美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是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湛其廢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公爲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亦北史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愿恭叔秦州人

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真寧縣要冊湫廟中崇  
寧間畧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疫宣和中復如  
此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  
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惟原  
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旁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  
見官務有燒灰柴厩漕司破錢收買每醋一石用石灰  
九兩以樸木先燒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醋中私務

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樸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韵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

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於城下故驛名三河  
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  
華池縣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  
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  
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  
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踟躕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  
有詩云靈州渾如枉从市岢嵐彷彿似陽間邠州有十  
筵按影元鈔本空廿二行每行廿一字 閣本  
則直接下行拗字核其文義當依影元鈔本空  
拗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  
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畱月餘  
卽過浙東臨行書一絕於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愁  
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頽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  
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  
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畱余所居於壁邊題  
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旣熟大  
雨所損十八

順昌種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从下虛人  
王恬智麥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  
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  
一雞从後一雞鳴嘗在處州斂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  
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棲遊亦不相鬪古云兩雄不  
並棲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廣南則羣雄競鳴又不可解  
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

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易

一作重

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寧州要冊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氏畫虎趙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芸叟謂面目大小銳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殿有甘艸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

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絲絮裹置  
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搥間用生地  
黃四兩研汁灑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  
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  
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挂千斤亦不斷長只數  
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  
蚤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於北方也本艸謂蠶婦  
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家養蠶不聞  
有損方書有治蠶齧藥亦未嘗聞見彼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蝨  
於絲絮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艸葉上經宿沾  
露則化爲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折而化

生蠶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艸花亦然  
此艸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  
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  
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搗如泥可煨  
硫黃原人裴斐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

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  
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而賜金紫  
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豈  
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爲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  
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  
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  
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血色爲花鳥象更

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  
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  
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  
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  
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  
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  
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  
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  
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

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  
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  
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  
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  
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  
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  
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  
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  
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譁一笑須筵中鬨堂衆

庶皆矇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塾上爲記至晚較旗

多者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白城去

僧寺

忘其名

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

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

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日給酒

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

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

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

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

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楮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

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胷背以取  
心腹中物殞無完柩大達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  
人采刈至咸平僧含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  
散棄牆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  
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  
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過偶話泰州近  
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旁有  
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繯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  
夢至廟中獄吏詰一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奪爲

我攝之士子謂不謂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卽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誦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默聽至卷終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失囚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卽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旣覺明日命僧誦經廟中以爲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疔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



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實之語其利爲博也

靈茶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云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翫金盃玉杯晉顏幼明解曰以陰處中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翫貴人之資也金盃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爲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开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遷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謐武帝出爲東海太

守未發憂甚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盃玉杯及詔賜瓜果以金斝盛藥鳩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祕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松枝插棗饅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挂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

登山望祭裂冥帛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婦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下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

肉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纏索與策人  
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更執鞭擊之以示  
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  
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  
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  
處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  
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麼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  
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  
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艸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赤眉在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卽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

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摸金之人但見巍  
然大冢安知其中爲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  
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  
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乃  
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  
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爲佳毛柔和而不  
孿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爲軟  
弱高麗用猩猩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只一兩莖置

筆心中如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  
蒸溼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  
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爲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  
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  
遊處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爲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  
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爲嬌波斯有揚州人  
黎詢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鋪人  
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爲鰕鱓而瓊林苑西南一亭

地界近水俗號鰕螭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鰕螭窟  
鄒中輕薄子戲詠鰕螭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  
道士行爲氣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  
向南方去將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  
爲奇絕本艸茶茗薜荔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劔  
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  
木葉蒸擣置模中爲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  
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



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桃  
衢州開化又名僊人膽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梅又名  
醋梅吳人呼烏鹽按玉篇楠字皮祕切云木名出蜀中  
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艸云出吳蜀山余疑  
五倍子乃吳楠子聲誤而然耳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賺  
瘡南人呼爲肝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  
者乃無一二婦人以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  
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鯨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

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  
腎而足胛之間二脈皆由之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間

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

鹽者勝血

魚發瘡則熱中之信  
鹽發熱則勝血之徵

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

皆為癰瘍

血熱而弱  
故有此

又本艸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

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於四肢滯血化為癰

疔今白酒麴中多用艸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

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

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  
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  
詩蓋魯碭相鄰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  
著爲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穎山  
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爲杜而發二公以  
文章齊名相從之款不應無醞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  
工部行二高適巖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  
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  
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

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  
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適池臺  
後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  
蓬各自遠且盡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  
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  
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  
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

他則取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養其小者謂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義亦類此唯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

齋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微然皆呼其  
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  
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  
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  
云輔號爲大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  
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  
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  
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  
父爲東部大人則外國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

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恆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愧風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

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土方  
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鵞  
爲右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溇右軍一隻寶  
浸曹公兩瓶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東招渠  
曰今日偶有惠左軍者已令具麪幸遇此同享初不識  
左軍爲何物既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鷺之下且  
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曲荊州洵武樞密之子俗  
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爲泰水正可與左軍爲



對也

北敵焉知鼎重輕指蹤原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  
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  
在圍城中預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  
無名子大書此絕於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  
云

衢州府江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  
有沙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  
人亦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既去卽擲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伫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勘鞠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押足縛之仰臥牢上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孰與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卽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

挾此誣証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詰謀入蜀爲亂  
究之旣無實跡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  
歿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爲戒一毀其文  
而遽以歿逮之爲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阜莢澡而澆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  
而細生肉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  
於阜莢故一名肥阜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阜莢  
子仁煑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阜兒車駕在越北人  
亦取肥珠子爲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

艸不載竟不知爲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爲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爲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跪右繞華嚴經淨行品云右繞於捨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繞而

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瞻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

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  
倣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  
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  
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  
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  
於沮洳則躡芒屨呂元禎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艸屨  
便將爲赤寫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桿以進參政范覺  
民曰稻稽聊以當沙隱

高衛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庾爲戶部侍郎髭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蚤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尙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畫韓肖胄王衣同爲貳卿時人目之爲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

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束與之往尋周  
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  
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  
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憑地無去就欲作  
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  
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厮看時赤帕  
那迪功郎兒氣岸昂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  
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  
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卻會嫌卑令勸周所爲則曾



詞摹寫已大奈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  
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  
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澀也而河  
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  
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鐙祖珽以蔓菁子薰目以  
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  
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洞油爲鐙但煙濃污物畫像之  
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

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  
多灰爾嘗有婦人誤以膏髮黏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  
髡去之又有旁毘子油其根卽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  
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柏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  
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  
大教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艸麻蕒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  
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麪而以乾者  
傳之亦曰麪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糲音佩而

從力者韵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尙食直長謝諷造淮南  
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糲乃知此書如  
茶飲茗飲桂飲酪飲皆然未知與今同否也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  
作花艸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畱其處方以雜色綫  
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  
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  
相類亦可蓋緯綫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  
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

紕疏鄴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  
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綾織方勝花一匹  
重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匹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鑰  
石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鑷子每枚兩  
貫邠寧州出絲綢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  
十緡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  
七寶鎮厠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數千緡西夏興州出  
良弓中國購得云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  
貫者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鈹鏤如絲髮

陳起宗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極麤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艸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陷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爲宰相張說以素憾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

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往來河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後竟罷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爲惡况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萊門因更修見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

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爲營房祠於廟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甃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創也余後官五原鄰郡如鎮戒懷德邊塞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爲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艸繩釘於四壁盛穀

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  
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夏人犯邊多  
爲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庚去地  
數尺以板爲底稻連桿作杷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爲食  
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溼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  
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余嘗守官襄  
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萬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



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土下邠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萬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萬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闌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卽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萬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畱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鳳林寺山北岸爲漢江所溢甚

通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蝶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  
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蝶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敗前楮  
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  
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筆談載陝石以蟹辟瘡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庸  
食蝦駒不去殼齒齧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瓊杖  
皆撥去曰不喜食此脆骨遊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  
得新沙魚皮煮熟剪以爲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旣范問

游味新覺勝平常否荅云將謂是飢飢已哈了蓋西人  
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  
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  
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徧滿  
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  
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  
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

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爲尙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日之爲乞米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池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盼况嗜好吳越哉季

裕加於人教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箋上飛白清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懸之照耀堂宇爲利誘勢脅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潁川這金國之禍化爲煙塵往來於心迄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潁上縣與壽春六安爲鄰夾淮爲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潁鎮城之中有甄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

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干年僧  
伽緣盡彼當代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塢  
基之陸東坡守穎有文祭之禱雪卽應一方事之甚嚴  
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塢中已燄  
出一藝皆盡僧伽真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方  
就而北兵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瓦墟或云真像金  
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灰煙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  
質孰不歸空數緣旣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  
識其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唯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雞肋編卷上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雞肋編卷中

宋 莊 季裕 撰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敵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禦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塞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末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爲戲曰

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尙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擣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棘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於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

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  
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女者名爲  
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唐止朱粲  
一軍今日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饑餓疾疫陷墮其死已  
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外多門信矣不意老  
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輝于華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  
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妓忽  
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常問其所訴乃云某乃

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  
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鄰境爲輕冀無  
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  
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  
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  
錢唐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  
李大府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  
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  
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遽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

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  
一廟神像皆毀惟三軀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  
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亦不憶其始因也則尊  
勝之利於幽冥蓋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  
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省其半紹興二年黎  
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日後用御寶而云  
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  
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

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其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溝濠完

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剏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  
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  
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  
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  
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  
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  
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下誓書  
云以風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  
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

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爲責改立僞楚四海之人肝膽塗地孔子以

兵食爲可去可見矣

昭陵時呂夷簡爲相緣西夏事北方遣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銀絹

各十萬富鄭公報使僅免敗盟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爲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敵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尙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爲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



乎賞

范覺民爲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破其害時爲之語曰逢寓多齟齬遇格必阻隔後欲行討論法乃宥大姦而濫及衆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纔請兩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浚太尉王夔承宣等乃爲統兵官如殿前

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藺整云昔爲殿  
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而  
又不得爲統兵官是尤可笑也

蓋是時殿前諸軍數擾  
數百見殿帥郭仲荀云

窠坐之外三十人人每人  
衛宿有從者只十五人也

開府劉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將歸朝及建炎之後以  
功臣檢校太傅西鎮節使開府部曲皆西人有鬪將王  
德勇悍而醜軍中目爲王夜叉最爲有名時又士濟南  
王治字夢良亦木強少和言必厲聲性又剛果後爲大  
理治獄正人亦呼之爲王夜叉以比陰獄牛頭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周封微子啓於  
宋後十一世孔父嘉之孫以王父字爲孔氏其子孔防  
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于魯其曾孫是爲  
先聖而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又有孔悝出於  
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後也孔子以周靈王二  
十一年己酉歲十月庚子日生卽魯襄公之二十二年  
敬王二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顏氏  
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  
叔梁紇爲齊國公母魯國太夫人妻鄆國夫人漢平帝

元始元年追謚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  
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  
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則天  
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宋  
眞宗祥符元年加號立聖文宣王續改至聖其嗣襲魏  
封魯國文信君秦封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封奉嗣君平  
帝改褒成侯後漢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聖侯晉  
武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  
孝文帝復爲侯北齊文帝改恭聖侯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脩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  
改衍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年復封衍聖公制云孔  
子之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  
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  
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  
失其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  
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  
四十六代孫宗願爲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  
兩株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

墳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歿至隋  
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復  
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  
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  
漢碑九孔氏宅除諸住外祖廟殿廷廊廡尙三百一十  
六間其四十七代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其大  
略者也

章誼宜交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租預買絹三  
匹三年增九匹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

弊之過也初宜叟爲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  
兄寓若章舍一日會飲酣醉晝寢遂至暮不醒柳弟來  
白助當進對未有劄子柳驚起卽問章有何事可論章  
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氓此急  
務也柳大喜爲然明日陞對具陳此事遂卽施行士夫  
之家旣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  
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於一言之戲自弊之  
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鶻行張九齡有鷹圖贊序曰鳥之鶻者曰鷹

日鵠鷹也名揚於尙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鵠鵠又鷲鳥累百不如一鵠而鵠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耶然鵠又不可居鷹鵠之右也

杜甫鵠賦云當九秋之悽清見一鵠之直上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鵠之大略也則甫蓋以鵠爲鵠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鵠大鵠也顏師古曰鷹鷲之屬非鵠也禮部韻鵠鵠屬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隼



鷲鳥卽今鳩也說者以爲鷲失之矣鷲字音胡肯反  
鳩與鶻同又貨殖傳雉亦鷲鳥卽今所呼爲鶻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  
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  
並列萬姓知歸今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  
經罕見於世也 張文獻集載賀上僊公主靈應狀云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僊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  
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  
真氣自不食鹽洎於遷神更標奇迹伏望宣付史館以

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默僊謂之形解古來  
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立  
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請書諸國史以襲  
美玄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而新史不  
載豈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將  
非林甫輩迫之故耶至上僊之語今雖帝子之貴不敢  
用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  
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敕突厥書云敕兒登里突厥可汗  
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已惻然自二十  
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  
重骨肉亦旣與朕爲子可汗卽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疏  
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  
親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故其下書皆呼爲兒而宋  
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彼主享國之永至哲  
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唐敕稱可汗呼兒異  
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人褚  
遂良以死爭他曰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  
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  
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  
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帝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  
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人主家事  
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罷相帝召宰相審之林  
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  
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李勣首倡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長源能保其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

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  
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  
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暎魚須在手虹玉橫腰  
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蟬蛸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  
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  
也

本朝宗室凡兩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  
不書姓雖祖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  
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

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諫除秘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  
代典文籍今之秘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  
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諫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  
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  
銜上似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復名而連字宗派服屬  
見而知之又漢唐以孝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  
北有僊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  
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

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甌隱迹於此莫知所終  
則道士蕭玉立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  
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  
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余嘗  
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謬誤如  
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懋守婺余嘗錄仲卿事與之  
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巖  
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



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人中時傾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爲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爲彌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與僧相肖陳無已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

非癯僊蓋廋語矣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脾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多大寒屢雪冰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廕皆如京師之法臨安府委諸縣皆藏率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中

節目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磨無  
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  
輓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  
僧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  
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篾爲門人食檳榔唾地如  
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篾門又婦女凶悍  
喜鬪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  
於纒珠而已邪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麀鹿人取其皮以爲裘褥  
又彼中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  
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  
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  
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應  
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蕃人且譏其尊俎笑談以爲功  
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  
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

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然非實散亡也取其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爲不釐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擬差除及應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審封駁尚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者更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爲相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對其人面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爲申作僞心勞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

字其上房吏節錄案詞大畧黏所判筆以尙書省印印  
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  
二字爲決得上字者則皆貸下字者並依法中字則奏  
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議三聚則會  
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豈所以爲化筆歟

宋輝字元寶春明坊宣獻公之族子也膺偉而黑色無  
他才能在揚州嘗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登運  
使以殿撰知臨安府士民皆詆惡之目爲油澆石佛甚  
者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其政殘其性愚也又作賦云

身衣紫袍則容服之相稱坐乘烏馬因人畜以無殊仍  
謎以詈之曰臨安府城裏兩個活畜生一個上面坐一  
個下面行以其常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士人一家  
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輝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  
照後事敗於嚴州尙執此狀以自明鞠之前後此舟凡  
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遺火焚一城幾盡人  
謂府中有送火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  
竟以言者論其謬政而罷不數月卽除沿海制置使終  
以扶持之勞簡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穉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

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

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蕃自樂安左轉修武  
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  
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傳且又載於世說與  
滕王閣序故顯於後世耶亦猶鷺鳥累百不如一鷄本  
鄒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獨稱  
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

而世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  
居第故有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焚後  
因翻瓦於屋極中得華嚴經一卷余嘗刊淨行品施人  
帖於屋柱間凡數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張博南叟帖於竹窗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  
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亦盡被焚焚其竹窗半  
焚至所帖經處而止其上屋一間亦獨存是皆可異者  
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  
復制詞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  
大憂四字令翰林學士綦崇禮帖改爲方服私艱陳待  
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  
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  
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疵之昔楊  
文公以真廟御筆改鄰壤一字卽辭職而去後許□□  
作哲宗哀冊云攀靈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  
亦以不稱尊位畱之再三竟改禮部尙書今使他人竄

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劄子卽不許收接文字皆非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

會鞏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溱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二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

陵斗門曰新徑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  
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  
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  
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  
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  
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厯之  
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  
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姦民日趨至於治

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芥耶谿自樵風涇至於桐隲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巖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於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杜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小祀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

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季春吉已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

中霤於太廟之庭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後辰祀靈星於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是日祠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三年一禘則停時享祭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冬戊



日蜡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廟后廟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以擇定日供報太常禮院參詳訖遣監乃牒尙書祠部具畫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不

用天地日月九宮

原闕

日遇忌固不妨作樂太社太稷以

下則藹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宮貴神蜡祭百神太廟奏告並爲大祠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雨師雷師至望文宣王昭

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海濱並爲中祠  
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雷靈星壽星馬社司  
中司命司民司祿司寒馬步並爲小祠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  
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覆嗟惜  
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  
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  
稱太甲成王爲賢君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

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有焚棄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爲之近世取區區小亮者爲之耳以焚其棄爲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棄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棄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

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令逢原上劉莘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艸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頌者取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艸

木文此者也是古之爲詩者有主則賦比興風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艸木以文之而已爾後之詩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鳥獸艸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美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

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遯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違因之則昌

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爲靈壽人忠憲公會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太保太保之子諱處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墜除禍難提攜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

繼之以休養生息爲事其顧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張尙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爲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行萬里砥柱傍緣太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負小則絲一州大則連



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樸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鬱滯蓄聲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於子孫亦自然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既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爲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叔書於石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爲人子孫者焉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子絳纘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四爲員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黃魯直爲子華輓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

蓋實錄也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  
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  
召臣執中臣俛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  
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俠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  
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  
和卽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  
人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  
殿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

緣無文采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日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絜齊清虛惟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鞞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劔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

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  
閒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元  
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汎舟由  
天波谿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  
連呼曰妃荅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  
四辛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  
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畱少頃使得伸尊奉  
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箸屢醕歡  
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礪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

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視臥內嗟其弊惡  
步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  
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旣爲姻家  
置君臣禮當敘親上親以手持椒櫬以賜時屏內御坐  
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與顧遽起立臣  
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  
竟上又酌爲妃酬酒上調羹妃剖橙榼折芭蕉分餘甘  
遣臣婢竟遣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  
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

貫剛曰可與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  
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  
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  
日聶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尹事朕豈  
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羅織耳亟索紙卽屏上艸詔  
釋彥純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筵醉諸孫掖出京  
之敘致覩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勸言者  
然不知皆不足恃爲榮也而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  
以其居尚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製幃幕而京之獻遺

亦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權貨務錢也所謂天波谿者由景龍門實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羨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難以來民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其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餽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

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家遣人負杖  
踏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沒者亦眾汎舟而往卒遇巨  
風激水舟皆卽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  
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  
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數百  
人衢州開化縣界巖微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  
部使者率數十年不到居人流寓特以安處三年春偶  
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  
乞取其第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宣誼動至遣官兵往捕



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  
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  
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處多門  
信矣

延按 閣本非舟楫下廿二  
字皆闕今依影元鈔本增入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達時  
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  
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婿蔡文以  
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艸文正  
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

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謂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相通簽奏狀書衝亦俱平寫但押字卽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日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緣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謔嘗翫一友人其人恚曰

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个官人靡恃已著領藍袍罔談彼而上帶些大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難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誼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

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  
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  
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  
也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巖關口生  
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  
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修水  
黃庭堅竄宜州少休於此觀商公五言歎賞久之崇寧  
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  
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  
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憐今欲復其位號召卿  
艸制奏曰臣曾艸廢后詔今又艸復后制臣豈得無罪  
上曰此豈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旣廢后亦有悔  
意曾語與皇太后今先帝上僊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  
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憐理亦無  
妨但臣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如何存之何害廢之  
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

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  
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怨於先帝之人  
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盡兄弟之  
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  
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爾初未嘗致意於昭  
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  
詔曰隆祐皇太后僊遊不反殯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  
務極哀崇之典爰念蒙垢於紹聖之末卽瑤華而退居  
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臣之當制乃隱

沒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  
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  
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責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誣先烈之語  
公讀之泣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  
報何敢更加誣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憾公  
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  
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

新法遽請追述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足坐也  
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  
將奇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  
趕著行在賣酒醋

韓退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埽地空突兀便高三  
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皆言澄觀雖  
僧徒不才吏用當今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賴行  
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川月



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卽倡云城西北有山而東  
南乃湖水客勝於主在術家爲不利若於湖濱建爲梵  
宮起塏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乃  
規沮洳淺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  
負土雖閨房婦女亦以幫裙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  
月遂爲皋陸乃剏爲甃塏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么  
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二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  
金才十之一日運不絕遂鑄大鐘用銅三千斤時慧日  
東靈二寺已爲亾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特不多

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  
隨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獲施不貲先是酒  
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  
炊時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  
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住持  
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  
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  
萬緡又請朱勳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  
大刹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悅

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僊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印鯨魚爲披縣黃雀之對也至云鯨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間任執政者三十有五  
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罷  
易也時以地禰員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  
率二年成資卽替從官郎曹率以遞陞歲餘不遷者已  
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  
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韞不可斷時平江  
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  
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

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  
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斂賦役無寧歲犬下勞擾百姓  
疲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三四每隨軍而行謂  
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旣而劉移屯池州韓  
復分軍江寧王瓊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卽至九  
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待已數十萬人也

臨沂縣韓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  
紹興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  
十餘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

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  
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畢文簡  
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三十四  
人章質夫竊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  
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  
韓崇訓曹輔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丙除七十  
七人互見實二百七十一人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曷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  
潤筆不受到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尙書薦以自代後劉

緣坐王案詆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  
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  
主所累亦異事也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  
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  
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便便十圍腹不得貯書史容君  
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  
豬羊醢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  
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劔履翻然向河朔

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願得之不樂，旣行羣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韵以送。因以自解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問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畱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綦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之鋪地錢。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



繫捉錢凡有官者皆然不論其非榜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盡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

三杯藍尾酒一櫟膠牙餠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

後

樂天寒食詩云  
三杯藍尾酒

遶頭要及浣花前

成都太守自正月  
二日出游至四月

十九日浣  
花乃止

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

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

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盡屠蘇酒自小飲

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餠膠牙

俗亦於歲旦嚼琥珀餠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

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爲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爲御史議事率多首鼠世目之爲兩來子紹興中呂元直爲相驟引席益爲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爲助已而徐師川在西樞得君與呂不協席乃陰與徐結於時又號爲二形人謂陽與呂

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旣出而欲爲刺虎之術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軸相搏因先斂錢以二瓢爲試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欲看石軸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錮以鐵鎖灌之豬血其人訴云二瓢尙在懷中乃擣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給衆以率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

紹興中在錢唐人座止兩人洪擬黃叔敖也每傳呼尙

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顏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  
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  
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  
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  
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  
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  
臺申朝廷身歿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  
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

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  
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  
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  
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諭令  
勿避竟不敢言旣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  
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馳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  
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  
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

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匪按 閣本無此條今依影元

鈔本補入

崇寧中方巖黨禁凡係籍入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樸文季溫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安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爲優人過階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人等尙之喚作哥哥補之呼爲弟

弟甚人上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絕倒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  
微服乘花網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  
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儀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  
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爲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  
爲曾祖姑二子枕榻皆爲節度使靖康中換爲上將軍  
遂無俸給幼子遙郡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  
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

能足用又避地徧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癘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上皇改公郡縣主爲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爲不祥至是飢窘之言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路塵埋國豔武陵谿水泛天香景文云將飄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麪餅既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  
陳無已用以爲詩云巧手莫爲無麪餅誰能救渴需遠  
井遂不知爲俗語世謂少陵雞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  
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幾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爲僞齊金人所據一  
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具  
多闕少如諸州通判佳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  
時洪擬尚書與梁弁爲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  
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爲營求爲樞密院計議官又

當待闕三歲并作啟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倖實進非退不若以窆井近渴爲對也後臺章論之還梁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壁石旣而嫌其止一而遂遠取太湖然湖石鑿而太大後又擬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石皆峯巖青潤可置几案號爲巧石乃以大者疊爲山嶺上設殿亭所用旣廣取之不絕舳舻相銜淵聖卽位罷花石綱漕流皆委棄道傍金人圍都城城中之機石多碎以爲礮虜旣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高況

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帛悵上

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牆猶得擲胡兒

延拔  
閣本無

虜下五十七字今

依彭元鈔本補入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職知亳州限三日到任倉阜東下

夜至鄧陽鎮已屬亳境使人語鎮官假一介就州呼迓

人時宣義郎王偉為監官初未聞報且訝行李蕭條疑

以為偽叱去不與王懼於逾期遂以敕呈之時謂郡守

呈敕於監鎮世未嘗有也或云堂劄誤書赴字為到然

王乃蔡京所惡時為宰相乃故非誤也

許昌至京師道中有重阜如駝駝之峯故名駝駝堰皆積沙難行俗因呼爲駝駝媽又有大澤彌望艸莽名好艸陂而夏秋積水沮洳泥淖遂易爲壘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磯之類爲世俗所亂者蓋不可勝數也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費數爲準每遇大禮依附封樁仍乞遣朝臣諸路剗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匹綢四十萬一百餘匹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

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絲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紹興中統兵有神武五軍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帥都計無二十萬衆而劉軍不及三之一月費米三萬石錢二十八萬貫比之行在諸軍之費米減萬餘石而錢二三萬緡益人雖少而官資率高且莫能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沒於金人據於僭僞四川自供給軍淮南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惟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了

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

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  
面泗卽所云矍相圃之東北也杏壇在魯城內靈光殿  
爲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王延壽賦序因魯僖  
基兆而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  
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  
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影元鈔本與此互  
異今附錄於左

延按此條係  
證閣本而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

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  
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蕪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  
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  
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  
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贊曾祖景圖皆  
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  
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  
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耆仲孜子昂相繼登科昂又

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  
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邴公長子仲修作詩慶之  
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  
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壻九人余  
中馬昭李格非閻正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且鄧洵  
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爲翰林學士曾孫壻秦檜孟忠  
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  
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



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  
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  
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  
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  
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擷皆徧芽蘖無復可生  
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况使覓於今  
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  
也

文輝按東漢有郡  
國志無地理志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

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  
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  
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  
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  
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  
嘗聞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正大觀中登進士第時  
林據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眞  
音據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據遂以不識字坐

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  
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  
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  
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耶爲近按許慎說文甄甸也  
從瓦堊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  
且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  
協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  
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甸  
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躡滇闐以

眞爲聲燁咽以甄爲聲馴紉以川爲聲詵侏駢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韻中牙以爲聲也况吳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眞愈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同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卽還復旣殊漢慶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眞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眞見呼又乃反爲堅字慮後從俗致汨本眞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叙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眞與甄皆之人

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  
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  
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  
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  
之於古乃識其眞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  
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艸一  
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  
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

六百七十一石紳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槩  
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  
餘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  
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  
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  
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斤九兩國朝鑄錢料例  
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斤八兩除  
火耗收淨五斤景祐三年依開通餞料例每料用五斤

三兩收淨四斤十三兩慶厯四年依太平錢料例又減  
五兩半收淨四斤八兩慶厯七年以建州錢輕怯羸弱  
遂卻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  
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  
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  
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等處省部以議論不一  
遂依舊法用五斤八兩收淨五斤到今其說以爲錢輕  
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緣料例而開通錢自  
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

寬贖適足以資盜竊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據十監歲額  
二百八十一萬貫合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斤可鑄錢  
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  
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  
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餽糟而啜醢柳子厚作憎  
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  
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



莫大怨辱有毆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諱避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尙所可惡况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露苦雨歲

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霖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有人自金逃歸云過燕山道閭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開而傷之使尙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當爲虛及其已至又

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冉閔誅諸部凡八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刈者漢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刈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脫禍也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爲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衆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

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前代以水  
旱資儲未豐皆禁酒至於飴糖亦然今略舉以見漢  
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  
帝天漢三年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權升四錢後漢  
和帝永光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  
開禁之日順帝漢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晉孝  
武太元八年開酒禁不見始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  
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  
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元帝元嘉十二年

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卹饑也二十二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卯以歲饑禁酤酒俟麥熟依常式德宗大厯十四年罷權酤建中三年復權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顏峻上言禁餉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麴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訝

宗室子櫟字夢授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歲月先後頗多穿鑿又

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當作杜鵑詩誇  
於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  
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棊三百子曉  
髮一千梳髮爲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  
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砮明編周綱皆居其上人  
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  
修射殿以爲饗所其基卽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

云悲發殿謂錢王怒卽升此殿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雞肋編卷中





雞肋編卷下

宋 莊 季裕 撰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榮州曹官自云以溫公之故每  
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  
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鷺禽來自海東唯青鳩最嘉故號海東青充守王仲儀  
龍圖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阜頰鵝不堪搏擊公作詩  
戲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  
安茂艸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鳩獨擊歸林麓阜頰羣飛

入網羅爲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  
於女真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溫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  
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邈有大水漂沒之  
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欄卽止非井鳴也

唐以鄆與鄆離與幽相類文移差誤故鄭去邑國爲邢  
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  
濰州相去僅六十里而遼角逃軍轉遞差誤乞改州名  
上取地圖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爲威州

焉

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  
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千萬五千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  
之用不與焉尹洙敘息戎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  
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落屢擾卽時輯  
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勞弊中  
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屢叛十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

征用纔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帥

涇原那寧秦延

戍

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

率騎卒與冗兵較其中皆經稟給之數恩賞不

在以十萬眾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

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

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

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川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

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

是出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輔也上皇然之卽下開封府捕深客細身押歸本貫內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曹只同姓同郡實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卽得請黼遠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瑾玘玘皆以文章名

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  
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  
文學參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瓊玕器盡  
璠璣韓家之綜絲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云

王琪爲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  
皇五年工部尙書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當社唐  
貞觀初尙書左丞戴胄議立條制王公已下墾田畝稅  
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

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  
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  
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  
獨不輸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  
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才  
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間  
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  
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

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一筆上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官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爲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又加遙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浚一軍常從行  
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  
京師舊日淫浪輩以此爲誇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於  
他軍用爲驗也然旣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  
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  
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  
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  
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額  
張太尉鐵額世謂無廉恥不畏人者爲鐵額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兄  
第三房名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  
仄平仄仄平仄爲異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諸父五  
人伯父首得子卽以八元名之後諸房果得子八人兩  
房遂絕人謂數已讖於其始然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  
行爲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年又得一子  
遂命之爲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  
以立門金石心爲序靖生開閣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  
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

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林江南又云橫門尤爲可笑

翟汝文公娶知越州坐拒旨不敷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拜參政溫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

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  
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  
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直而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  
免無赦之誅人以爲恨然行未道不爲經天又不知何  
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  
後分爲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王夔楊沂中爲  
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  
九十貫三百文

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

米二萬五千九百

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艸六萬  
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在  
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則  
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英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千  
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萬緡  
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堵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  
物一事之詞故阿堵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  
張謂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與欸頭無異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爲戲云俶時有宰相姓沈者倚爲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傲大恐盡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爲禦三問無敢應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爲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十者名瓊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十太尉遂爲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合旨  
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爲故  
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爲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  
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澂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  
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竈灰民皆斷撲收買既久以  
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擲地散遠而浮麗者爲佳以其  
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尙再以柴煨方可用醫方用冬  
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樸木以煨

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爲相靳侮朝士常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非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浚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旣得之遂誇於眾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爲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臂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  
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爲不然曰龍旣不當被人衣冠矧  
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  
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  
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  
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  
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

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  
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旨云給事世忠  
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  
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旣不滿又容  
其傾觴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  
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艸木經冬不  
凋號曰青原卽七祖思可妙應真寂大師道場今寺名  
靖若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踴天竺四泉其

一不生艸木號曰黃原正在州東故古語識云最好黃  
原天卯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己酉歲忽洪水發  
於兩山土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  
圮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爲賊殘毀經六年猶  
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水衝決尤甚是冬敵人  
破永豐吉水傅州城人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  
扼尉它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爲名本十二  
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

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  
北流一里許合流爲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  
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爲安流州之  
四傍皆連山與廬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爲盜賊  
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后攜六宮避寇至彼而  
陳大五長者首爲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  
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於南田吏  
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  
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

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

文煒按宣政  
當作宣和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  
雪返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爲早老杜詩載十月荆南  
雷怒號亦以爲吳趙正之鄙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  
土人相慶以爲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  
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均輞口莊  
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菜黃泝宮槐陌鹿柴北坨欽湖  
臨湖亭樂家瀨金屑泉南坨白石灘竹里館辛夷隲漆

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唐人記云  
後表所居爲鹿莊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  
所據舊史載本宋之間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  
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  
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  
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  
百餘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  
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祥覆官專闕天下奏到已

斷案廣熙寧中始罷聞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  
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  
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  
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  
盡獲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  
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闕官尙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  
侍郎右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尙  
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俟

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遺  
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風去一爲更添几卻是風  
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荅他日人以告東  
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爲工添糸卽是紅紅旗開向日白  
馬驟迎風雖糊意爲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  
素係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卽云蒯通勸韓信反  
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遜迫  
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  
與朱相值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  
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荅蓋古惟有  
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彙及知之或云匈奴  
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  
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  
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  
排其夫水申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

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  
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  
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  
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  
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里人未娶視  
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  
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  
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  
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

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从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瘦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

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  
名余過彼得破甃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  
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輒  
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亭亭前樟  
木圍三尋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非汝  
州其墓號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  
得隸書宋昇明三年韋長史基慨考之睿之父也餘六  
百年矣堅實可作研遊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岳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谿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僅可蒸研以成一勝故謂之水芽然須十勝中入去歲舊水芽兩勝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勝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勝而已其剝下者雜用於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勝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勝十二千足尙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

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  
宜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  
茶子浸使半芽十勝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  
已人香籠茶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散以  
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麻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  
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術  
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

誦少陵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厠末賓時謂二公窮老末賓何言之謙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數傳云溫嶠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斫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而和嶠傳亦云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斫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則二

嬌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實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東破四明明年退去時呂源



知吉州葺築州城役夫於城腳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  
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發之乃枯骨而已眾忿  
其勞力盡投於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  
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隕於西壘之巔吾  
時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營於他山就瘞  
於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微  
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唐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  
出是邨東平泉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於  
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子歲朱泚

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日  
甲子李懷光反中巳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六  
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炎  
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唐昌東  
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邇  
未知爲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誠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  
七爲據疏略頗多今按九章算經圓徑七其圍二十有  
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而二十

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

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圓徑一得

一六稜八稜取圓準此又載名物之異曰齋名五牆墉垣

壁柱礎名六礎磧礪礪城礪今謂之石礎音頂材名三草材棋名六閣

薄曲枅枅飛昂名五鑽飛昂英昂斜角下昂爵頭名四爵頭栗頭胡孫頭螭頭

料名五棊槩盧平坐名五閣道登道飛陛平坐鼓坐梁名三梁朱廟麗柱

名三桓楹陽馬名五觚稜陽馬閱角肉梁梁抹侏儒柱名六稅侏儒柱浮柱

楹上楹楹斜柱名五斜柱梧迂枝撐叉手棟名九棟桴桴勞葺極搏桴桴搏風

名二榮搏柎名三柎榎棟替木椽名四椽椽椽椽短椽檐名

能如百篇卷下

六八

十四 檣宇楠檣屋垂栝檣 聯榜檣序庶棧檣膚 舉折名三 甬舉折 烏頭門名

三 鳥頭大門表楊閣 平基名三 平機平椽平基俗謂之

謂之 闕八藻井名三 藻井圓泉方 鈎蘭名八 櫛檻軒檻

櫛栱 拒馬义子名四 拒柎馬 屏風名四 皇邸後板 露籬

名五 櫛櫓據藩 塗名四 場墜 階名四 階陞 瓦名二 瓦甍

名四 度頭甍 又云史記居千章之菽 在章 說文槩 注槩

至 音 按構屋之法皆以材為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

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長短曲直舉折之勢規矩

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材上加槩者謂

之足材其規短制度皆以章契爲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契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艸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西取數絕少醕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并州從來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虛名誰言醕膠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  
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  
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  
興則五人者皆已亾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  
方劉景文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蒼谿照  
夜堂五星一老鬪光世十五年前眞夢裏何事長庚對  
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  
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唐不試

而除正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  
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  
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  
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  
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  
不試人反以爲濫也

吳升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  
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  
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安墨遂至一寸則膠法可

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  
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  
王之子婦孽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  
烈火中研末酒服卽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  
墨煨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  
詩云賴召陳立典籍傳肯致邊腹擅便便竟誇削木眞  
餘事卻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軍仍在楮  
生前祇愁公子從醫說火煨生分不直錢

吳升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夫子作詩云老人哭



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  
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  
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爲況子非熊仕至起  
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  
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  
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  
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  
城人丁巳歲爲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  
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湖崑崙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瀨太湖狗腳小湖柘機天注龍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

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爲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爲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  
初到設燕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  
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改位宰相元祐初  
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汝河嘗賦十詩有葉  
底出巢黃口鬧谿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  
名臣郝觥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燕沒知何處歎息  
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  
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夙其始終盛衰皆以詩

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字也

蔡忠愍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  
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  
小鐘鸚鵡聞之卽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  
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  
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  
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  
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舉王冰注素問  
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

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开承旨摘文集

苾胡本艸音柴兩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苾字有二音苾胡則音柴苾艸苾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邸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

柳子厚作昆字宜當從柳本艸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  
棒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  
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艸部  
按玉篇楠音皮祕平祕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  
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卽鹽麩子也本艸云生吳蜀山  
谷五倍子疑爲吳楠子語訛而然耳又豬苓一名豶豬  
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  
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鱗音靈恐當用鱗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

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  
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石榭四時開花橘已實仍  
藥或發於大本之上卻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  
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脈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詩云  
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艸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怕洩  
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藥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  
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盛者緣日行非南至  
之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高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



右職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  
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  
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  
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笞箠  
身滿瘡則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不載所  
以貴官多使爲之欲電爲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  
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  
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懶散楊嗣續成一絕云

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

麻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有說而未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爲甲則甲何可除也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孝爲恩奎爲穩真爲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輿爲逍遙子女婿作駙馬皆巾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

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卽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訓麾爲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邏村出堅石堪作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邏之東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邏村所出亦有

美惡須石出水中色如殭者爲上其磨茶四周皆勻如  
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  
艱得世多稱耒陽爲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曰諱璟字君光下邳  
人熹平二年爲桂陽守開昌樂瀧爲舟人之利廟食連  
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爲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於城  
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  
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  
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嘗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

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

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

如是之完也

文煒按太和年號疑有舛錯當作魏明  
帝晉廢帝後趙石勒唐文宗蜀李勢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擲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

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警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

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

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

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旣闔棺聞

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

去迷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  
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臥矣天  
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  
爲宿習其事甚衆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  
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韓退之自云  
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卽壯開  
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  
動靜劉宴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庾環

之處推之則宿習爲言信矣

章誼宜變爲戶部尙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畱刺闈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爲笑又有太府寺丞華某上畱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愚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开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

香滿蔡使卷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  
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  
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  
賜名爲叔總叔是叔渾叔齡之隱諛因以致訟後雖不  
敢然親昆弟有名不遜不遜者訖不知改後袒免之外  
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爲抱券人誤寫作璩遂仍其  
謬旣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甄姓後皆令  
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



作恭字音乃止以君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詰敕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樵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爲與杜子美卜鄰者按文苑傳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日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僊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

西林所畫蓋自僊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  
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逮紹興九年己未四百  
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  
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  
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  
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僊其夕有  
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

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  
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  
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  
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艸獨不  
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爲築垣  
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  
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  
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

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  
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  
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  
已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  
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  
呂顧空中有紙焉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  
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繫卻  
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

如世之畫以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  
十八九而鄂州界麋鹿野豬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僵  
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螫之物自斃  
爲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煙瘴冰姿自有儂風  
海倦時遺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嘗嫌粉汗洗妝  
不退脣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  
羽丹雘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

人呼爲倒挂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  
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健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  
饌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  
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鱸須目見  
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鱸忽  
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  
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鱸皆動因棄於  
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

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卽殞食之非殺亦斷爲鱒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韓辯以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愕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會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辭拜諫議大

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  
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  
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  
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時  
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  
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  
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騰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  
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  
近厚之一端也



本艸載白花蛇一名塞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唇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斲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欲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鄰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爲鄰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爲驗以輕小者爲佳四兩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擷取之夏月食葢盈

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繩網以繫其首  
剖腹乃以入藥以酒浸煮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  
兩用也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  
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  
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  
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以此也其蠃蟲水蛭之類  
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  
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

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亂殺者後必遭螫治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箠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姪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

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州蒙  
求注申已辨其事今更載於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  
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  
盛其花繁而香烈非羣芳之此始野生深林艸莽中山  
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賈幾徧天  
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  
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  
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

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置於陰室旣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采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益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夙刺我不能夙出袴下後云召辱已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跨跨字相類而音韻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勝爲庫音世必笑

之諸書音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於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譖之者謂趙鼎折爲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

名疑州之爲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  
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  
圃剏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  
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  
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卽寤而  
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旣至  
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  
於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旣坐

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  
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  
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君  
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  
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  
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已詩亦多用一時俚  
語如昔日剜瘡令補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東補西裳  
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髮起倒不供聊應俗



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

用四字巧手莫為無麪餅

巧媳婦做不得無麪餠

不應遠水救近

渴誰能畱渴須遠井

遠水不救近渴

瓶懸膏問終一碎

瓦罐終須井上

破

急行寧小緩

急行趕過慢行遲

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

調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

拙勤終不補

將勤補拙

斧斫仍手摩

大斧斫丁手摩

婆

驚雞透籬犬升屋

雞飛狗上屋

割白鷺股何足難

鷺鷥腿割股

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甘餘皆

世俗語如賭命輒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為誰

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吊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

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卽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  
謂之擗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實  
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卽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  
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爲  
郎衣此皆可爲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何物皆投於  
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漿極貴重之非至親  
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申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  
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

以紅糟煮鯪鯉肉賣鯪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茶果憩於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閒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願道卻是同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劔道由信上鄭往謁

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  
卽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卻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  
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  
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  
藉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  
縣尉以喪母在告旣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  
之後同僚見其巾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日如  
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

一至於此是可歎也

宣和申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頰長而美顏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闕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途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詭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捫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

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於三門下采柏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於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間人臨水憑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劫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敵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兵退尙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權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洗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得

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寃債到來何由禪免王面發赤  
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  
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  
能了翌日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  
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臍中方三  
四壯變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寬我語言  
紛紛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歿孟  
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



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齧齧之家人驚異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密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徐朝議在吉州權縣將我六個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徐朝議已去久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時有尉李脩以捕盜嘗改承務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

置酒爲慶明日五口皆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爲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瘰潰透腦腦髓流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效久之肉爛指落浸淫潰至半脛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寺丞寶之徐州彭城人慶厯元年以外舅龐穎公薦任爲太廟齋郎後爲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延見仁宗怪其多時穎公爲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時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旣罷舉者亦十餘人乃

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  
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寺丞世徒  
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爲有命也其子  
師道無己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薪廣南以  
棖啖豬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  
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  
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  
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

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僊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  
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卽  
心有黑暈以此爲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苦菴村田家女隨嫂浣紗  
於谿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  
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  
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乃能操筆書有楷法徽  
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對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捨院僧志添  
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脩侍郎居烏墩有二弟  
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  
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卻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  
而去至則仲脩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那開祖曰公何故  
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潔  
多見亾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  
寫艸菴歌刻石傳於世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七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

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  
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  
女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  
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  
驕丞相固己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  
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  
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  
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宗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爲標準居處齋

室皆取其言以爲名嘗種芍藥於亭下以蘇詩有亭下  
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  
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爲衢州兵官時趙令稔  
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  
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範季洪信州貴谿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  
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  
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四十有七  
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

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  
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所遺而後世任  
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  
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  
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  
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  
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  
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德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  
已後數量較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逮少時



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爲然則災異之多疑與遜  
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爲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  
於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  
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  
於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冥  
會蔬食任陳脯常爲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  
日立元皇帝降生日爲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  
之辰爲慶陽節懿宗七月四日爲延慶節昭宗二月二

十二日爲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爲乾和節餘不盡見  
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卽位未  
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  
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爲盛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  
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如有獻議令宴設止  
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  
位至太師及爲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  
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

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  
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輓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  
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  
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雨水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  
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  
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

見舊唐音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漢武帝樂工正仲  
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箏箏本名悲箏出於邊地其聲  
悲亦然邊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  
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  
孫乃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琶  
引而近之曰箏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  
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

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鬢睂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爭欲自進堪充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

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  
大亮則人多以爲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輕議人文  
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襲城王瑒  
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  
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采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  
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  
尊侯王禮絕僚品東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  
落筆署字漢儀墮素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

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  
蓋璘未露其迹不然豈肯從其爲逆者也而李希言署  
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  
璘之本謀便爲犯順至於翰林之貶猶爲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於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  
與鄒元利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爲此也特  
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  
仕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爲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爲禮

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若水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寢遵豐碩頃間遵卽倒請垂足羽曰尙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倒者數四則唐書尙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韻略恠字注云憚恠心亂也疑本出此傳川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致也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

懷政萊公貶海康以从仁宗卽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  
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衰  
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  
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  
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  
丹直道如矢逃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  
罔有一事違盜言之噂噲挾危法以中傷自璧易汙貝  
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亾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  
之痛問雖泅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誅功易名尙闕恩禮

沈謀祕書淪於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謚法有危身  
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愬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  
謚曰忠愬今公宗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  
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  
公安插竹挂紙錢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爲異也

雞肋編卷下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尙法筮法薪儀行於世聞其他有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塵尙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唐 柳公權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沉江之涓。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摩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元恕愚恩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在啓黃閣也。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利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焉。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列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因請長前假寤。入齋。惟所愛卑脚大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脚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犬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示。吾乃大丈夫。豈懾於若而相迫邪。言訖。條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靛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虜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適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責龜壽。萬死罪。願以舍生服。

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東遂命元從却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串為呼李龜壽出乃其妾且曰訝聲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著作舅氏昔年於語鼎臣兄弟余不敢隆盛列故于一日之三水曰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弘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隸尚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嘗鵬賀監草書即餘慶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監挾彈中一鶴之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義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廊被校書侵

南楚新聞

唐 尉遲樞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  
一牒糴羹<sup>羊</sup>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纒得一合一撮謂之道場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亦可稍充腸胃

孫暉日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李蟻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及改名果登科

百粵人以螟蝦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蝦螟乃抱竿而執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心憔悴國忠訴之明皇曰賦柳者譏卿賦李者為朕可乎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眾曰大孫乃僂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枕死子膝一覺使司天棊

有客星犯帝座足矣

李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引骨節珊珊有聲謂之鎖子骨。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亦為祥瑞

德宗以播遷為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少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地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得不富復不貴空作帛藏一丈夫

李泌兒時身輕能于屏風上立薰籠上行有異人見泌云此兒十五歲又升天父母惡之

聞空中異香作蒜薹發之恐其飛升上天也



唐 杜荀鶴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繞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觀其障。惟添一孩子。仍是舊畫焉。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其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日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數十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媼。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

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持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據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搗髮者，搗之一搗，霎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玄宗幸東都，因秋齋，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長歎。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幸萬里，聖壽無疆。及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員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因進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玄宗好走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堪。適會黃幡綵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

誰能通於馬經。梅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馬得能知之。梅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玄宗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歸京師，以觀時晦迹。尤自卑損，會春暮，豪家數輩，咸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駈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陳備之。酒及於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不敢復視。上因連飲三銀船，盡一卮，徐乘馬東去。

玄宗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有不思，幸免讒謗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裁半臂，更得一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出馬后，無罪被黜，六宮共憐之。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者也。

開元中有程修己者，善書，得進謁玄宗。修己始以孝廉召入，上不甚禮，以畫者流擬之。會暮春，內殿牡丹開，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為首出？修己對曰：吾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聞之，嗟賞移時。

楊貴妃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汝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域公因沐浴候姨安否因問  
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爾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  
退。

義山雜纂

唐 李商隱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輪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粗食

徒行得劣馬

行人得坐次

唐

渴得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釀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為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鼎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污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愁

賊盜官打罵公人

森汗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樽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遺書題失子弟體

吊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關腰不持刀砧失厨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迭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一月

二五五

說太公八十過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花課。

說愛龍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唱道。

村縣待賓。

驃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着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雞。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牆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警家

欠債不償達主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棍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枝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語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纓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迫

閨官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園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處繞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傲尊長

僕妾挽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見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煙

見水心中涼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迷墜馬

對夫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攪奪人話柄

著鞋卧人床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卓

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橫著在羹盤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為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殘食遣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獎男女嬌驕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間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惡客不請自來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警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見人文字強評賤

自不知過強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望人怒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鬪雞走馬

警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間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怪尊長

祭亡人却動樂

徑入他人房闖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婿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疋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疋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贓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少年時好閒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牀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咒誓。

搥胸罵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散髮。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卧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為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執事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拊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麤辣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諺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恥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有為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却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盞書啟。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眾食未了。先却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藉。強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時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唐 于逖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眾當勅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方干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闐閭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榭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榭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鍾安禮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為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夜酒竟大醉卒

越僧

唐

三六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攜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誓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夏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兀兀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剋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

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裏東各自競共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雌兼一雄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 漁者

貞明中有漁者於太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鬚鼻禿髮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林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筮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若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一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迴避於斯內一

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擄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髦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卧處地可鑿井蚺蛤之屬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蟹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酬之銀益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屹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棋路出湖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傳弘業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雖以醉非怪也爾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懸鼠曼倩識駟虞

陸攷

陸攷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擄獲攷所有財物宜于地後果搜其家產攷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蓄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

凌途善香好施一日且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借寢移時起曰畧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末二包氣氤破

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富。

唐

楊虔

楊虔為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馬丁憂。泣血。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裴嬰

處士裴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反五教。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墓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蟠

沈蟠。居於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遠處。渡江。船覆。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



似友人賀曰君當投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為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靖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實

徐廷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募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為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疑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殮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殮位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

高祭

高祭員外人才儒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祭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噴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難自至此思一隻字不得則歷有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眾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孰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扁鑰為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離穿一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驅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士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  
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始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留贊

留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呼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為人歐擊擒出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道其紫  
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尋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  
劍交擊頃刻復為丸入腕中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即陳氏葆光集不知孰為先後吾善其後者蔡羽識



靈應錄

唐 傅亮

婦嫗

有婦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剗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蔬魚肉之類皆將供養  
嫗有子時在藩封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背脊上連下三劍  
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脊上有三刀痕因知其  
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  
玄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養祗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  
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刃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  
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  
許殺遂去後一日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

靈 應

錄

一

數百步過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骨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骨恠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 長興姬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為異今長興縣有邨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躑自曰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為大聖遂伸一脚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 安吉姬

晉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邨姬家力穡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公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採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養養鳧雁鵝鵝鳩鳩之

類恣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憨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為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日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 薛主簿

問滄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癰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群小兒多將篋隨後撼其癰處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憇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塔前仰視

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為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勸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王曰。可為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王及舅。王慮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而持念。其瘡者即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卧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雖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暮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頗作崇。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烈。皆無滯魄。偶剗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馱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登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筮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  
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  
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間三曳三顛而去即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  
便再為男子遂去市人畢瑄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  
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為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  
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  
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  
作犁牛填章笑而許諾暮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  
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哆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  
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埔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為向骨肉間言。造榜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殞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煤鱧人

有人常煤鱧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日歸。怒其妻。捩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鱧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眾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馳里有人。將其肉餵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屠者

漢書云。挾重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雲溪漁人

雲溪有漁人將單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單上將鉄叉刺之不中看單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葦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單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單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業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焉數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鬻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瘰兼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晁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間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至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即此後不更聞矣

沈徵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日腿間生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瀨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為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求要君命聞往瀨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再來徵驚覺說是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眾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曰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眾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葷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葷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眾人各食訖姓余者恠而疑之將拋棄旬日眾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

潘逢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

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咒厭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緹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 彭和尚

大鄰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緣卧床上。身圍四。昇於淨室中。將熱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 黃敏

都校黃敏者。因御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尚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思割去。將下刀。痛楚與己身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己所見也。

唐

三七七

唐 王暉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廟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禍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鏢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奉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遽巡。二黃袴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

利及。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脂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脂。並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即風雷雨電為虐。奈何失路之容。而傷我明神。致暴於神。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擇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取其聽吾言。夫承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神明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坊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橫死於妖獸。爾罪動天。安知天不使虐焉。從吾言。當為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力鎗鐵鑽之屬。相隨奪血而行。纔二十里。



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園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嚮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諭。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鈔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買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木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捨身瓦棺寺。日箕帚洒掃閣下。閒則徙倚闌檻。以俟識者。

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米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謎。况子之冤愆。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時而東。非蘭字邪。未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有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獲釋憾。普報深恩。婦人無他。惟潔誠奉求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元和。中不為南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普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斬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輟貶其價。申蘭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春傭共作。夜寢其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

商。或畜貨於武昌。開鑠啟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處未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官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譬。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警言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酬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悅之。遂為作傳。

唐

一百

寓圃雜記

卷上

王錡

松江將董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  
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  
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于家用和曰  
于公有喪而吾家燕客非人情也遂輟飲且令人  
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人甚異馬用和一日與同官  
葉盛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  
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葉曰然用

乙

印玉寫

和曰我與子執馬獨不執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嘉定宣嗣宗爲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郎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兢拾惟手疾者尋得嗣宗侯諸臣取畢徐拾一文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錢耶以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吾鄉劉廷美僉憲薄于仕宦雅愛作詩京師稱爲劉八旬年方五十卽乞致仕成化初瓊臺邢公宥爲

郡守以梅花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  
涯玉色珠光帶露花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  
種梅花邢公得詩甚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陂蕩  
起稅民頗弗悅或有以詩諷之者曰量盡沙邊到  
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爲報沙  
鷗莫浪眠邢公聞之疑爲廷美所作大街之或勸  
往白廷美曰彼柰我何廷美之卒邢公弔祭皆不  
往人尋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邢公不察  
也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吐邊者數  
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爲石亭所忌奏以  
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收爲  
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  
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  
而死

甫里周國賓有學之士也跛一足因自號跛樵未樂  
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奉之甚厚每出入恒  
以肩輿隨之雖入廝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門下人  
侍飯遽抗主席國賓怒叱之去明日束書以歸後



主人邀請而卒不往前輩風度之高如此

袁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授

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

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

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

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

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

合尊乃趙顯之宗幼

主號也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

愛賢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

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螿不忍令數日  
一進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  
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  
居如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弟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後痛沮之先生大  
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  
于藍都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肆業先生一日歸藍  
取其學課以覩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  
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  
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

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  
先生亦廷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  
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  
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  
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死物之  
義如此

湯胤績爲叅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績領兵出戰  
爲寇所害後數月日於某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騶  
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

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見壁間有  
詩云手持長劔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踏  
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  
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  
臺始知其徧續云

元有全某者家長洲吳涇上乃宋淵聖皇帝母舅淵  
聖在元學佛于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  
後元主坐其說法聚衆皆謀殺之一夕全忽夢兩  
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  
子行奏上帝舅當資我紙筆洒淚而去是時全不

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南而奠焚紙千張筆  
數枝後元果馴致于亂全之曾孫以私親爲予言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訪武功徐公曰  
巳午公尚未盥櫛良久方出問曰君輩曾見夜來  
天象否某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于我也某二人  
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反株連吉祥公之言  
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  
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銜之坐以檀斫文廟前古

木爲不敬置百斤枷侖枷先生與司紫趙琬掌饌  
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  
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  
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  
載卽懇致仕

吳僧昇日南善畫山水尤善音律永樂中嘗至南京供  
佛齒犬馬魚鱉之肉無弗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  
遊長髮爲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蓋贈諸  
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手染風疾久不死污穢  
不可近其徒鎖於一空團飯自穴中與食被髮數

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真果報也

鄒君文質陝西蘭縣人博學多技能早遊江湖居吳中四十年嘗言其鄉有老御史者莫知其名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爲執法以言不用歸隱深山中精修煉之術國初有某平章自元來降太祖命西征過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爹尚在無恙遂去文質拭目擊之因知其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書一帙曰孺子得之可以益壽時文質年少不知貴重栖于梁間而去及質居鄉其鄉人至者每詢御史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

十七年文質壽已七十九將歸取書爲邵老之計  
未幾而卒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

金陵張允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其爲人好修飾雖行  
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汎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  
山之足出酒器獨酌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  
窺夜深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  
皆銅而塗金者也此亦可爲虛誇者之戒

郡人鄒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  
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  
楷字里人有徐祐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



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  
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  
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生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  
冒其名先一日潛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  
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不畜婢妾  
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塋之歲時祀  
焉

兵部尚書江陰徐公孟晞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  
員外郎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  
川以功爲尚書一生宦途惟掌兵事亦奇也公有

德量爲吏時人奉以財用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已  
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雖  
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刀訐人畏之如虎晚年  
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  
家以爲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人不三月子訐  
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鄉人暗祝之曰此去當一  
檐而回李老至臨清亦感疾死其僕度不能致兩  
喪遂火化之函骨以歸果符鄉人之言天之報施  
固不爽哉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夙惑之至勝國時愈無耻矣我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誣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叙此聖政之第一也

黃岩林公一鶚爲江西布政時嘗中元日晝寢夢一嬾人祭之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戶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嬾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復于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日月時與公之生

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通州在京城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已已胡虜南侵謀至云欲先據此諸大臣議將焚其倉廩適周文襄公忱入京陳倍敏鑑時掌憲臺因諮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是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令自往支則糧歸京師且免軍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糧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其通變如此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于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爲嘉定知縣到官嘆曰

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  
且考設施踰月盡䟽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及  
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掘得石碑長尺餘上有  
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邪  
後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至常州卒

李莊字敬中其先懷慶人父某以功臣子尚 太祖  
第七女大名長公主爲駙馬拜奕成侯洪武末北  
征沒于王事敬中時年七歲得襲父爵 太宗卽  
位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  
之學者乃從劉原博先生遊敬中爲人襟度洒落

刻意翰詞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自齒  
不搔步履如四五十人一日無疾而逝

太倉陸孟昭叅政嘗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  
皆三木偃卧不能展轉鼠夜夜啣之流血涔涔孟  
昭憫焉遂買數猫置獄中鼠患頓息囚德之至死  
自是獄中畜猫矣

常熟章孟端爲御史時彗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  
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  
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爲京官同